

### 第三章：《絡緯吟》的內容探析

徐媛寫作體裁多元，在《絡緯吟》十二卷中有多種文類。卷一收有賦二篇、楚辭四篇及四言詩二首、卷二有五言古詩十六首、卷三有七言古詩四十一首、卷四有五言律詩五十三首、卷五有五言排律十二首、卷六有七言律詩三十六首、卷七有五言絕句四十首、卷八有七言絕句二百七十四首、卷九有詩餘四闕、卷十有詞餘小令二十六首及套數兩篇、卷十一有序、傳、頌、誄、悼詞、祭祀文共十四篇，卷十二則是尺牘計十篇。

徐媛作品豐富多元，又以古、近體詩佔多數，合計共有四百七十首，其中又以七言絕句佔詩體的多數，有二百七十四首，佔所有詩作的一半以上。徐媛對於創作的企圖可由其多元的文類得到證明，較少見女性創作的賦與楚辭，徐媛也有作品流傳，可見其對文學創作的積極與勇於嘗試。在詞的創作上，徐媛留下四首作品，鄧紅梅在《女性詞史》對其能形成一種自己的美感風格，給予肯定。<sup>1</sup>至於曲作，她留下的作品數僅次於黃娥，因其作品題材內容不限於閨情怨思與寫景抒懷之作，還擴大到了羈旅情懷、嘆世歸隱及感仙悟道之作，<sup>2</sup>後人對於她擴大了曲作的題材也給予很大的肯定。

歷代閨閣作家的寫作題材大多圍繞在家庭、閨怨，但徐媛的作品卻有許多別於一般閨秀的題材，除了她的隨夫宦遊及與陸卿子的往來唱和，以及與眾名妓之間的交遊與情感，還有因夫婿的仕宦失意，歸隱天平山，導致徐媛後期對歸隱、悟道的思想，這樣的人生歷練都對她的寫作題材有很大的擴展，且徐媛不同尋常的敏銳眼光，又讓她有別於其他的上流之妻<sup>3</sup>，因此，徐媛的作品內容呈現出豐富而多采的面貌。

<sup>1</sup> 見鄧紅梅：《女性詞史》，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0年，頁204。

<sup>2</sup> 見王莉芳、趙義山：〈晚明女曲家徐媛初論〉，《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年7月第四期，頁94。

<sup>3</sup> 高彥頤：《閨塾師-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江蘇：江蘇人民出版社 2005年1月），頁284。

## 第一節：夫妻生活

徐媛的酬唱贈答作品很多，據筆者分類有一百八十七首之多。<sup>4</sup>其中以與夫婿范允臨唱和者最多，占二十首；與並稱「吳中二大家」的陸卿子次之，有十八首；與具親屬關係親人唱和的共有七十七首，其唱和對象則有其伯母、叔母、姑母、舅母、弟仲容、弟妹、表妹、姪婦、兒婦等等，大都是屬於娘家的親戚，可知徐媛婚後與娘家的關係仍非常密切；與朋友如文夫人、馬夫人、曹夫人、劉夫人的唱和，應是因為夫婿世宦關係所結交的官夫人，或是因夫婿而結識的文人女眷；還有部份是與妓的交遊贈答，此部分在數量上亦有三十四首之多，這是徐媛作品中頗具特色也較受爭議的部份。其它還有一些沒有姓名記載的唱和作品及一些為人題壽的作品，此部分內容較多屬恭維讚美之詞，在文學上較不具價值。

古代女性的全部現實生活在家庭，婚後更是以夫婿為全然的依歸，愛情與婚姻在女性的生命中佔有重要地位。<sup>5</sup>徐媛與其夫婿范允臨「琴瑟燕私，交相切磨」<sup>6</sup>，與夫婿經常交換詩作、互相切磋，因之徐媛的唱和詩中最多的是與其夫婿的，如〈鳩茲官舍謠戲嘲長倩〉、〈游梅花塢步長倩韻三首〉、〈送長倩三首〉、〈送長倩遊西夷〉、〈五絕句送長倩夫子北征〉等，有與夫婿的鸞鴦情深，有的是夫婿因仕宦而遠行，徐媛的送行之作，或是遙相思的感懷。

因為種種原因的夫妻分隔兩地，徐媛作品中，與丈夫往來的詩句裡，有對丈夫的依賴與思念，如楚辭〈懷遠·懷遠寄長倩也〉<sup>7</sup>：

胡風勁兮慄裂寒，楓葉飄兮征衣單。路迢迢兮遠去，水揚波兮聲潺湲。對  
草木兮悲落寞，望關山兮鬱盤旋。日黃昏兮絕綦履，夜杳渺兮傷愁顏。攬

<sup>4</sup> 參見附錄二。

<sup>5</sup> 見萬光治：〈古代女性的價值實現及其文學的悲劇意義〉，《四川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2年11月，第29卷第6期，頁75。

<sup>6</sup> 引自《絡緯吟》錢希言序。

<sup>7</sup> 以下針對《絡緯吟》作品的引用，行文中為求文句順暢，將以腳註方式呈現，並將出版資料省去，僅標示其卷頁資料。若是同時呈現多首作品，則將於引文後說明出處，其呈現方式則以「詩名，卷：頁」的格式置於引文之末。本篇作品見《絡緯吟》卷一，頁318。

三星兮間河漢，援素琴兮鳴朱絃。浮雲漠漠兮烏不舒，玉露涓涓兮夜溥溥。  
聊逍遙兮步庭際，窺明月兮空懸。白日忽兮愁淹莫，房櫳門兮風冷然。沙  
鳥宛頸兮泊洲渚，玄鶴嗷嗷兮舞駢鬣。托晨風兮寄尺素，情詠詠兮曷勝言。

在這篇作品裡，女詩人說夫妻倆人分隔遙遠，詩人寂寞度日，徹夜難眠，聊以彈琴解悶，卻等到清晨如玉的露水都出現，天就要亮了，詩人起身漫步庭中，想像夫婿在遙遠的北方，只好將思念托晨風寄給遠在他鄉的夫婿。

另在〈送長倩夫子北征五首〉<sup>8</sup>中亦可見到送行的徐媛心裡的惆悵。落葉寒泉、秋風霜月，淒冷的景色更襯出詩人內心的寂寞孤獨之感，因此心裡的悵惘讓徐媛眼中的草木也都充滿離情依依的愁緒：

〈其四〉

蕭蕭木葉動鳴秋，寂寞寒泉帶急流。西風一夜披霜月，飛向江南草木愁。

〈其五〉

洞庭湖水任悠悠，楓葉霏霏滿渡頭。寂寞朱扉掩斜柳，金風不度薊門秋。

以及在〈寄答外〉<sup>9</sup>中，徐媛將希望夫婿早日歸來的心意，寄給遠方的遊子：

暇豫倚危闌，徘徊步幽砌。緬想同懷人，渺焉去京薊。翠閣冷霞飄，華燭金屏蔽。雙影乍商參，孤踪浪迢遞。……富貴亮非真，素心誰得似。積思對芳辰，懷愁坐消歲。空有尺素書，脩途夢魂滯。何日結駟還，共雪牛衣涕。

詩人獨守空閨，倚闌徘徊，遙想良人，原本儷影雙雙，怎奈忽焉分隔兩地……

<sup>8</sup> 見《絡緯吟》卷八，頁362。

<sup>9</sup> 見《絡緯吟》卷二，頁321。

這些富貴於我如浮雲，我單純無欲的本心無人可比，累積在胸中的思念只能空對著美好的光景，懷著愁思空度悠悠的歲月，那些書信只令我更加抑鬱，不知何時良人才得歸來，和我共度兩人的夫妻時光。徐媛在詩中表露出對遠行丈夫的深沉思念，可見得兩人的感情深厚無比。

儘管兩人感情深厚，但身為名門的大家閨秀，受到良好教育的徐媛在表達情感上，還顯出另一層面的含蓄及蘊藉。在徐媛其他的送行詩中則較少見依依不捨的兒女私情，反倒是鼓勵與支持的成分比較多，如在〈送長倩遊西夷〉<sup>10</sup>：

萬里橋西月隱鉤，露光黃葉暮林秋。恐驚候鴈聲淒切，無那羈人客思愁。  
未苦寒侵碧玉瓦，也應風透鷓鴣裘。梁園正爾憐詞賦，善病相如莫倦游。

此處所稱的西夷，當是指范允臨的雲南之遷，因為范允臨遷雲南之時，家庭遭到變故，孫兒夭亡，而這個孫子是范家的長孫，加上范家人丁單薄，故范家對這個得之不易的孫子期望頗高，在《翰寥館集》中的〈貞孝婦屠氏小傳〉即記錄了這段時間，范家所經歷的變故：

……始舉一子不育，而余適奉 璽書視滇南學，婦收淚而行，間關萬里，備嘗途味。……<sup>11</sup>

歷經人生的生死大事，徐媛對於生離死別自是別有感受，而夫婿在此關頭非但無法與家人在一起，還必須前往遙遠的雲南，徐媛在詩中表現出了她的體貼與識大體，面對分離，雖然內心也是百般的不捨與依依，但詩人在詩句中還是鼓勵與支持著遠行的丈夫。詩句中描寫詩人在深秋清冷時節，想像著遠行遊子的思愁可能遭鴈聲勾起，故恐驚候鴈聲淒切，雖說的是遊子的思愁，又何嘗不是詩人自己的內心寫照？詩句裡有淺淺的思念，但在詩句最終筆鋒卻轉而為鼓勵夫婿莫倦游。

<sup>10</sup> 見《絡緯吟》卷六，頁 352。

<sup>11</sup> 見范允臨：《翰寥館集》卷一。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 101，北京，2000 年，頁 305。

另在〈送長倩三首〉<sup>12</sup>中，徐媛在序中說明此次離別是因允臨在南京的任期屆滿，被派使閩<sup>13</sup>，匆匆忙忙中，「秦淮烟水不能驅洗鬱懷，文酒雅會悉付勁風瘦馬，與二三奴子日作支離狀，予更不能烹伏雌勸渭城，一卮以壯行色，黯然銷骨情見乎辭。」說出內心的離情依依，愁緒讓詩人無法好好為即將遠去的良人餞行，雖然愁情如是，在詩中卻說：

沙草碧雲天，秋風使節懸。……帝城恩澤渥，回首莫停鞭。

〈其二〉……客子單衣倦，王程信宿間，行行近紅日，勿訝遠鄉關。

〈其三〉一介束裝輕，征雲擁使駟……相看愁不定，非為別離停。

雖說送行之情是黯然銷骨，但在趕路之中，字裡行間流露出的是徐媛對丈夫的鼓勵與支持，雖然依依不捨，但也不要因此忘了更重要的事，不可因為別離心緒而耽誤了行程。這樣將自己對丈夫的思愁，化為積極鼓勵丈夫的行為，正是傳統婦德的彰顯。

在聚少離多的夫妻生活裡，短暫的相聚更能換得心靈的相契，尤其同對文藝有所愛好的兩人，不但是生活上的伴侶，更是心靈上的知交。隨著夫婿到南京就任期間，范允臨曾因故鬱鬱而作〈署中望鍾山積雪〉，望著鍾山山頭的積雪，等不到春天到來，正如己身在朝為官卻似乎得不到君王的認同，文人不得志的心意只能在詩句中排遣，「……懸知冷落滄江外，應共孤臣早白頭。」<sup>14</sup>對於不得志的無奈，心裡鬱鬱寡歡。徐媛看到夫婿的詩句，便和以〈適外出所題署中積雪感懷詩，知其胸次之鬱鬱，予書此以贈，少足解頤，署中有小園，故藉此以充一劇〉<sup>15</sup>：

<sup>12</sup> 見《絡緯吟》卷四，頁 343。

<sup>13</sup> 參見附錄年表，於萬曆三十一年時，允臨曾被委派使閩，後雖未成旋遷雲南，但允臨時已啓程於途中，而徐媛此時人在故鄉。因詩中有「秋風使節懸」的敘述，故筆者認為此篇所指應是此次的旅程。

<sup>14</sup> 見范允臨：《輸寥館集》卷一。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 101，北京，2000 年，頁 208。

<sup>15</sup> 見《絡緯吟》卷二，頁 320。

……作吏三年整，離家千里中。請纓觀上國，索米向天宮。茂苑悲秋客，  
短笈貯書翁。醉來還自笑，遣興步牆東。蕙帶飄香素，囊琴束小桐。倚欄  
追旅思，危坐挹微風。緣知今夜裡，月色故園同。

徐媛對於夫婿離家千里，任官朝中卻不得志，心裡似乎興起歸隱的意思，何不做法個真正的文人雅士，瀟灑又自在。倚欄追旅思，似乎回到家鄉才是心靈最終的依靠。對於一個失意的丈夫，徐媛沒有責難，沒有怨懟，給丈夫的是一個溫暖的避風港一家。

因為徐媛夫婦皆能詩文，在日常生活中也不乏有針對相同人事物的吟詠。如徐媛有〈舟泊虎丘〉二首、〈虎丘懷古〉二首，范允臨有〈秋夜虎丘即事〉；又如遊梅花塢，范允臨有〈同蒼麓蓮雲諸寅丈重遊梅花塢〉<sup>16</sup>，徐媛也寫了〈游梅花塢步長倩韻三首〉<sup>17</sup>和之。詩句中范允臨說「日暮徵歌罷，花籌促酒卮。」，徐媛說「郢中不乏調，屬和曲彌新」可見在這個初春賞梅的宴會裡，有詩有酒有歌有舞，徐媛得以參加這樣的宴會，且有詩句相唱和，可見到夫婦倆人在文藝的領域裡的确是相知的伴侶。這一類歌舞宴會的宴席作品，在兩人的集子裡都有，甚至還有針對個別歌技的歌詠，如安卿、金卿雲等。

晚明文人愛好風雅，且因為追求自我個性、尚真的觀念，與城市經濟的交互作用，上層文士間對日常享樂與情欲縱容的情形也不像以往的文士那般的拘謹。反映在社會風氣上，便形成文人士子間愛美食、嗜茶酒、好女色、重情愛、蓄聲伎，就如范允臨家中也蓄有自家的戲班，這一切都為了詩會飲宴的需求，此外建園林、賞花草、愛旅遊、樂山水，文人雅士樂於四處旅行、遊樂，並將自身的生活環境打造成亭臺樓閣、小橋流水，將戶外的優美景致複製在自家園林中，園林精巧的設計就如同一幅幅的山水畫，<sup>18</sup>在這樣詩情畫意的環境裡，讀閑書、寫書

<sup>16</sup> 見范允臨：《輸寥館集》卷一。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 101，北京，2000 年，頁 200。

<sup>17</sup> 見《絡緯吟》，卷四，頁 343。

<sup>18</sup> 戴慶鈺先生認為蘇州各式精巧的園林，景致細緻優美如圖畫，讓處於深閨的女子涵養了豐富的藝術氣息，是明清蘇州名門才女群崛起的原因之一。見其〈明清蘇州名門才女群的崛起〉，《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6 年，第一期，頁 131。

法、畫山水，更是明人的雅致。<sup>19</sup>這樣的風氣也在上層女性之間留傳，部分女性也得以加入其中，並與眾人吟詩唱和，品茗談論書畫藝術，因此明清時代的閩秀幾乎都能詩能文之外，亦都善書畫，徐媛也是其中的佼佼者。<sup>20</sup>徐媛詩作裡就有〈詠繪圖八景〉，應是她對繪畫的體會，范允臨也在集中對徐媛的書畫作品題跋，可見兩人真是文藝生涯中的知交。

共同生活的兩人，在共有的遊歷經驗中，徐媛有〈行苕溪即事〉二首，范允臨有〈春日泛舟光福觀桃花內子有作倚韻和之〉；以〈蕪陰晚眺〉為詩題者，則兩人各有一首：

高風落木破江流，吹亂江雲動客愁。明月關山聞夜笛，鴈行西下洞庭秋。  
(徐媛)<sup>21</sup>

城陰日落大江流，江上西風吹客愁。欲買輕舟醉明月，赭山東問秣陵秋。  
(范允臨)

22

此首詩作應是作在兩人前往雲南赴任的途中，蕪湖位在安徽省，地瀕長江東岸，東通水陽、青弋諸江，西達巢湖沿岸諸縣，水運甚便。徐媛夫婦往雲南應是走水路故經蕪湖，兩人即將遠行，此去不知要多少寒暑且前途未卜，這個中途的短暫停留，擾動兩人心緒，看著日落，大江東流，心裡的愁緒隨著江雲吹動、西風吹起，詩人在此刻心情更是善感。

除了以上徐媛的送行、思念之作，與兩人共同經歷所唱和的詩作之外，兩人還有相同的送行之作，即徐媛的〈送遐周弟北上武前韻六首〉，范允臨的〈送董遐周內弟北上〉五首。這是與兩人感情極好的表弟董遐周將前往北方，兩人為他送行的作品，徐媛寫道「清雨渭城分袂處，一枝輕折最柔條。」，范允臨則說「楊

<sup>19</sup> 參見夏咸淳：《晚明士風與文學》第二章，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7月，頁42-104。

<sup>20</sup> 據《中國美術家人名辭典》記載，徐媛有天上謠墨跡傳世。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7年，頁715。

<sup>21</sup> 見《絡緯吟》卷八，頁370。

<sup>22</sup> 見范允臨：《輸寥館集》卷一。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101，北京，2000年，頁228。

柳欲隨征憶去，千條盡向武昌樓」<sup>23</sup>詩句裡兩人皆以「柳」表述依依不捨的離情，並對他的新工作有所期待，最後殷殷叮嚀家中少婦的懸念，希望他不要忘了深閨中的妻子，當然也不要忘了一樣懸念他的表親兼故人。

另外，在詠物詩作中，徐媛與夫婿也有相同題目的吟詠，如：徐媛有〈舞雪〉、范允臨有〈詠春雪〉；徐媛有〈詠梅〉二首，范允臨有〈梅花〉詩二首及〈題梅花〉一首〈題帳上梅花〉一首；徐媛有〈題垂柳〉二首，范允臨有〈楊柳〉詩；徐媛有〈題籬邊菊〉，范允臨有〈菊花〉詩等等。另外筆者發現范允臨的詩作中，紀錄著兩人共同的題詠事跡：〈初夏同內人泛舟鴛鴦湖承尊舅屠貴長載酒烟雨樓下適遇微雨與內子各占二絕〉，但在徐媛的絡緯吟裡卻找不到相關的詩作，不知是何緣故未收於集子裏，但由此可知其夫婦的唱和之作理應更多，但可能因種種因素而未保留下來。

由以上的與范允臨相關的詩作分析可知，徐媛與夫婿婚姻前期的聚少離多，讓徐媛寫下了不少的送別懷遠之作，其中有別離在即的惆悵思緒、有分隔兩地的遙相思念，可見出徐媛夫婦的感情甚佳，而在送行作品之中還有一些是對宦遊丈夫的提醒與鼓勵，爲了讓宦遊丈夫無所牽掛，將自己內心的愁思懸念隱藏，轉化爲鼓勵與支持，此類作品彰顯出傳統婦女在「男主外」的核心價值中的婦德展示。而一同生活的兩人，彼此又是互相的心靈伴侶，作品中也有不少相同詠人、詠事、詠物的作品，或是一同出遊的記載，甚至是在宴會中的唱和之作，直到後來徐媛隨著丈夫宦遊，與丈夫的作品則表現爲旅行見聞的紀錄，兩人在所經歷的路程中，各有對週遭景物的觀察與體會，並互相唱和題詠，這些保留在集中的作品，除可看出徐媛夫婦的鶼鶼情深，還可證明其互爲心靈上的友伴。

---

<sup>23</sup> 見范允臨：《輸寥館集》卷一。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 101，北京，2000 年，頁 229。



## 第二節：親友贈答

### 一、閩中密友---陸卿子

徐媛《絡緯吟》中大量的酬唱贈答之作，在數量上僅次於其夫婿范允臨的，就是與她並稱「吳中二大家」的陸卿子，一共有十八首，這還不包含陸卿子《考槃集》中有紀錄，卻在《絡緯吟》中沒有發現到的。方式則包含贈詩、酬答唱和、題壽圖、作客賦詩、壽頌辭<sup>24</sup>等，彼此惺惺相惜，無怪乎有《吳中二大家》的美稱。

陸卿子，長洲人，原名陸服常，字卿子，以字行。是著名書畫家陸師道之女，工詩。十五歲嫁與松江高士趙宦光(1559-1625)，相偕隱於蘇州寒山，著有《雲臥閣集》、《考槃集》、《玄芝集》等。《列朝詩集小傳》記載：

凡夫棄家盧墓，與卿子偕隱寒山，手辟荒穢，疏泉架壑，善自標置，引合勝流，而卿子又工于詞章，翰墨流布一時，名聲藉甚，以為高人逸妻，如靈真伴侶，不可梯接也。<sup>25</sup>

鍾惺《名媛詩歸》云：

性秉玄澹，不喜繁飾，與趙結廬山中，繡佛長齋，吟詠無間，超然有遺俗之志。<sup>26</sup>

可見陸卿子與夫婿的感情甚篤，且夫婦亦相唱和，對於其夫婦的隱居生活似有不少的褒揚之意。這對高人逸妻雖然身居山中，但是在晚明文藝領域，卻不曾缺席，

<sup>24</sup> 徐媛《絡緯吟》卷八有〈題贈趙四夫人壽圖〉，陸卿子《考槃集》卷五有〈壽范夫人〉四首，多是頌揚祝壽之詞，較無深意，後文將不贅述。

<sup>25</sup> 見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收編於《明代傳記叢刊》之 011，台北：明文出版社，1992 年，頁 011-791。

<sup>26</sup> 見鍾惺：《名媛詩歸》，卷 32，《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 339，臺南：莊嚴，1997，頁 339。

除了陸卿子與徐媛並稱「吳中二大家」，其夫婿趙宦光與其子趙靈均在書法、篆刻；其子媳文倬在畫壇上均聞名姑蘇，並名留後世。<sup>27</sup>

徐媛與陸卿子的唱和之作，在彼此的作品裡都被保留了下來。在詩題中直接以贈、酬、送、別對方的作品，徐媛共有十八首，陸卿子《考槃集》中則有二十二首之多。其他在兩人作品中也發現了相似詩題的作品，如徐媛的〈贈女尼〉、陸卿子的〈贈尼〉；徐媛有〈題山中古墓〉、陸卿子有〈夜經古墓詠鬼〉；還有〈歸雲〉則是兩人皆用相同詩題，足見其兩人除了詩名同著之外，連生活都有著不少的交集，才会有類似的思考與體驗。

在兩人相贈的作品中，看的出兩人感情良好，在寫作才華上彼此惺惺相惜，也互相讚賞，徐媛在〈贈趙夫人〉中道：

日男產珠楚有璞，高山鳳鳴淵躍玉。吳中山水饒清輝，秀出蛾眉駕西蜀。  
才傾蘇蕙錦文詞，藻掞班姬紈扇曲。白雪由來擅郢中，巴人下里難為續。  
天譴仙姝摘九霄，飛瓊姓字垂丹籙。五雲颺飄騰彩華，瑤池阿母駕颺車。  
他年共舉凌空翼，十二瓊樓醉碧霞。                   （《絡緯吟》，卷三。）

詩句中堆疊許多溢美之詞，是徐媛對陸卿子這位閨中密友無條件的讚揚，將陸卿子的才華上比蘇蕙、班婕妤，對這位好友可謂讚譽有加，可知她們的感情十分深刻。陸卿子也回以〈酬范夫人〉<sup>28</sup>：

翩翩雙青鳥，飛鳴何處來。自言上元使，銜書下蓬萊。贈余瑤華章，清暉  
散□□。陽春鼓群動，白雪掩寒灰。嗟彼東家子，效□真可哀。

兩人皆推崇對方，互表欣賞之意。另在〈春日范夫人侍徐太夫人董見過山池因贈

<sup>27</sup> 今人徐卓人曾著《趙宦光傳》，將趙宦光隱居寒山，將寒山發揚為一個文藝之山，賦予寒山新生命，連清乾隆皇帝也都喜愛寒山不已，多次造訪寒山並著詩禮讚之。

<sup>28</sup> 此首詩作在《考槃集》的目錄作〈酬徐夫人〉，但內文則作〈酬范夫人〉，依內文看應是〈酬范夫人〉為是，見《考槃集》卷二。

范夫人〉<sup>29</sup>，陸卿子對於徐媛的才華也多所讚揚：

……春聲飛入朱門裡，繡戶璇閨華作綺。濃飄香艷轉氤氳，春散華光多旖旎。中有一人玉種君，胸羅藻思何繽紛。詩成直欲凌霄漢，賦就雲霞增絢綉。……

詩中說徐媛的才思高妙豐富，詩作氣勢壯闊，直衝雲天，文賦則如雲霞燦爛奪目，對徐媛的文才是稱羨不已的。

徐陸兩人同為長洲人，且兩人家世皆佳，可能兩家本就有所交往，陸卿子在《考槃集》中有多首關於徐夫人的詩作，如〈哭徐夫人〉四首、〈贈徐夫人〉等，依詩意應是送給徐媛的母親徐夫人，因此徐陸兩人或許相識已久，且相交甚深，因此除了詩歌的唱和往來，徐媛也曾拜訪陸卿子，並於其山莊中飲酒作詩娛樂，在〈飲趙夫人山莊〉<sup>30</sup>中，徐媛面對這位畢生的好友，吐露心事：

〈其一〉

為耽塵外僻，選勝到禪林。石磴流雲華，玄池定水深。清齋無俗慮，芳樹有文禽。媿我迷津筏，多君高尚心。

〈其二〉

閑情游物表，蕙思激孤雲。採蕨甘山味，淩霞遠世氛。鶴歸松露白，花笑日絲曛。說盡浮生事，方知覺路分。

這樣的詩作應該是徐媛隨夫婿歸隱於天平山後的作品，詩句中已隱約可見歸隱的自在心境，無俗慮之牽絆，生活簡單清淡，與好友暢談浮生事，生活清閒悠哉。陸卿子隨夫婿隱居寒山，在其詩作中也不時有閒雲野鶴的悠閒自在心境，徐媛面對這個畢生好友，在經過近半生的隨夫宦遊、看盡官場爾虞我詐，終究回歸禪林，回到最樸質的生活，與陸卿子的重逢，是心靈澄靜後的釋然，好友在此時是不必言喻也能相互懂得的。

<sup>29</sup> 見陸卿子：《考槃集》卷四，明末葉刊本。

<sup>30</sup> 《絡緯吟》，卷四，頁346。

徐媛多次的宦遊經歷，讓徐陸兩人也遭受了多次的離別。兩人的詩作裡有非常多的離情送別之作，在徐媛旅居南京時，陸卿子有〈送范夫人游白下九首〉<sup>31</sup>，徐媛在安徽，陸卿子有〈寄范夫人蕪湖〉<sup>32</sup>，陸卿子對將往蕪湖的徐媛說道：

婉戀彼妹子，玉顏皎如素。逸思凌層霄，幽情契玄窟。貯我方寸心，恒愁夢中路。一望千里途，形影遙相附。

對於徐媛的容顏與文才，陸卿子都備加讚賞，且在分別後的思念之情，陸卿子誇張的自我坦露，說是雖隔千里，但是形影卻是遙遙的相依附著，這是惺惺相惜的閨中密友間的思念之情。

更多的是陸卿子對徐媛的依依離情與思念之作，又如〈對月憶范夫人〉<sup>33</sup>：

日落寒山空，烟光半明滅。念我素心人，嬋娟共秋月。清暉千里來，夜長耿不沒。何時更攜手，雲際弄石髮。

以及〈別范夫人〉二首「無奈江風吹別棹，兩行銀燭一齊明。」「江雨霏霏江草秋，離歌纔唱不勝愁」<sup>34</sup>，離歌纔輕啓，離愁就湧上心頭，而載著故人離去的船一走，兩頭的燭火就燃起，實在是離愁太甚而深夜難眠。另一首〈別范夫人〉「相逢只恐話睽離，相對還疑是別時」<sup>35</sup>，短暫的相逢又要離別，讓陸卿子恍若仍在離別時，只得再期待隔來年的重逢。在〈寄范夫人〉中：

……蒼蒼煙月掩重闌，一別蹉跎驚歲月。庭前又見春華發，幾度相思欲寄書。……參差桃李開已遍，腸斷故人不得見。故人玉兒未可親，故人佳句還清新。……<sup>36</sup>

<sup>31</sup> 見陸卿子：《考槃集》卷五，明末葉刊本。

<sup>32</sup> 見陸卿子：《考槃集》卷二，明末葉刊本。

<sup>33</sup> 見陸卿子：《考槃集》卷二，明末葉刊本。

<sup>34</sup> 見陸卿子：《考槃集》卷五，明末葉刊本。

<sup>35</sup> 見陸卿子：《考槃集》卷五，明末葉刊本。

<sup>36</sup> 見陸卿子：《考槃集》卷四，明末葉刊本。

分離經年，不得見故人容顏，所幸仍留篇什可供懷念。每一次的離別都勾起陸卿子的離愁別緒，而陸卿子用詩句一一紀錄，那是兩人真摯友誼的見證。

從詩句裡隱含的各地風情與離情思緒，旅居在外的徐媛也經常寫信給陸卿子，如在〈酬趙夫人前韻〉<sup>37</sup>三首：

〈其二〉

美人千里隔，目斷一雙魚。去國悲裘敝，刀環盼月舒。春輝襲野甸，秋色老荒除。愧我枯腸竭，勞君芍藥書。

〈其三〉

花落三春別，重來柳色依。野薇循麓散，香雨逗烟飛。傍石參仙子，乘槎叩羽衣。也知雙鬢影，應與昔時非。

此時的徐媛應是在由雲南回程，途經三峽的路途中，<sup>38</sup>兩岸猿聲、落日餘暉，睹物思人，且此行路途遙遠且時間較長，遠方好友的信息更添離情的愁緒，想像重逢時刻，兩人經過歲月的洗禮，必定已是今非昔比。另在〈寄懷趙四夫人〉二首：

〈其一〉

濕雨隴烟暗，淒其故國心。鳥歸千嶂寂，花散一簾陰。門靜時聞柝，亭閑不厭砧。美人秋色裡，望斷五湖深。

〈其二〉

羽書流古驛，日日動邊聲。細極雲旌黑，龍沙鐵馬橫。雁回衡巖頂，音斷石頭城。忽報明珠墮，馳來萬里情。

<sup>37</sup> 《絡緯吟》卷四，頁 344。

<sup>38</sup> 徐媛的雲南之行路線圖，參見第二章第三節。

由詩句中可知徐媛當時應也身處邊塞，據「日日動邊聲」猜測，此時可能是萬曆三十五年(1607)的鳳阿克反叛事件，雲南動亂，詩人思念故鄉也思念故人，卻無法飛奔回去，只好在秋夜裡，獨自望斷故鄉的五湖深，深重的思鄉之情，在遙遠異鄉更顯孤寂。另在〈答趙四夫人卻寄〉七首<sup>39</sup>中，徐媛則將思念故鄉的心情寄與遙遠的故人，藉由與故鄉友人的書信往返聊慰思鄉之情：

〈其四〉

花氣炎洲錦作茵，哀牢城下景長春。黃昏烽火蠻烟黑，未若青山鶯語新。

〈其六〉

書到衡陽鴈自還，故園花柳若為攀。愁腸盡日車輪轉，江北江南夢度關。

被稱為「吳中二大家」的徐媛、陸卿子，在彼此的集子中都保留了不少的記載，大部分是書信的往來，因為徐媛經常性的旅行與陸卿子隱居的生活方式，極端不同的人生境遇，造成兩人更加的惺惺相惜，徐媛將所見所聞與思鄉的情懷與隱居鄉林的友人分享，陸卿子則對這位思想與經歷皆特殊的好友頗多讚賞，在書信的往返贈答中，見出兩人真誠的友誼與互相的欣賞之意。此外因為兩家可能是世交，所以作品中也表現出兩人在生活中的交集，互相到家裡作客，一起吟詩唱和，甚至在歷經人事變遷之後，兩人在精神上也一同遁入佛門，在心靈上有了相同的信仰，更可見兩人的確是非常要好的閨中密友，是生活與心靈皆能相通的好朋友。

高彥頤認為徐、陸或許有同性的性愛感情，似過偏激。筆者認為晚明士風浪漫多情，經常性的歌舞宴會，席中對歌伎舞藝、歌喉、身體的讚揚是極為平常的事，徐陸兩人身在上層社會經常有機會參與類似的宴會，甚至一起加入吟詠唱和，且徐媛受到性靈學說的影響，對於「人」的欣賞更多了人性化的一面，所以在其作品中也出現不少詠歌妓美人的作品，在某種程度上這是女性心靈解放的開端，若因此而說她們具有同性性愛的感情，似乎顯得過於武斷與激烈，更何況在明代那個禮教嚴格束縛女性的時代裡，這兩位才女一樣是完全符合傳統要求的良

<sup>39</sup> 《絡緯吟》卷八，頁 377。

家婦女，這些對女性的吟詠，也可能只是在禮教壓力下的自我抒發，完全無礙於其良家婦女的身份與地位。

此外在王萌的〈明清時期女性筆下的姐妹情誼〉中<sup>40</sup>，他認為明清時期女性間的情誼因結社的開始而產生密切的聯繫，在情感與生活體驗上，因為男尊女卑的傳統，她們的處境相似，因此更能互相理解並惺惺相惜，因此她們之間的情誼在更多時候是一種情感與體驗的交流，是爲了尋求女性之間的文化認同感與歸屬感。且因為她們尚未發展出屬於自己的語言，用的是男性的語言，因此在創作中無法在言辭上區分姐妹情誼和夫妻感情，因此在與女性親友間的贈答文字中便顯得曖昧難明，這也是明清時期女性筆下的同性情誼的共同特點。因此，國外研究者若僅從表面字義陳述<sup>41</sup>，而忽略了這些女性作者間的微妙感情與寫作特點，而提出解釋徐陸兩人有著同志的情誼，似對彼此惺惺相惜的兩位才女有所不公允。

## 二、親戚朋友

除了身邊最親近的丈夫與陸卿子，徐媛還有許多贈答的詩作：有給家人的：〈寄團扇與表妹〉、〈送遐周弟北上武前韻六首〉、〈寄懷丁氏妹〉、〈寄表妹周娘二首〉、〈寄贈年家妹二首〉、〈贈孟年妹花燭詞三首〉、〈賢姪娘子以扇索書戲占口號二首〉、〈寄女姪哭其先慈六絕〉、〈送表姪女吳夫人北上二首〉、〈贈姑母〉、〈贈從弟仲容北征五首〉、〈寄懷孟年伯母三首〉等；有祝壽的如：〈壽仇母五□〉、〈壽陳石泓縣公太夫人〉、〈壽申太夫人二首〉等；其他的還有〈寄馮師母老夫人二首〉、〈寄孟四娘二首〉、〈書文夫人扇頭〉、〈題扇上秋江送別圖爲周姑母老夫人〉、〈贈女鍊師〉等。而最特別的是一批贈送給知名及不知名的歌伎美人的詩篇：〈贈美人并序〉、〈寄萬娘五首〉、〈贈歌妓安卿〉、〈贈潘娘〉、〈贈麗人四首〉、〈贈美人〉、〈戲贈歌妓三麗五首〉、〈贈薛素素五首〉、〈贈琵琶衛娘二首〉、〈贈金卿雲〉、〈贈

<sup>40</sup> 見王萌：〈明清時期女性筆下的姐妹情誼〉，《河南教育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四期，頁119-122。

<sup>41</sup> 見高彥頤：《閩塾師-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江蘇：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頁286-287。

沈姬瓊樹)等等，這類的作品深具特色與爭議性，這些關於歌詠女性的篇章為徐媛帶來了兩極的批評，筆者將於後文做專節探討，而因宦遊與官夫人結識所留下的唱和作品也將在旅行書寫中論述，本小節將以徐媛的家人為主要探討對象。

傳統女性在生活的範圍受到極大的限制。《禮記·內則》說「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婉聽從」<sup>42</sup>，要求女子不可在外拋頭露面，在家時也應恪遵女子的婦德，且囿於「外言不入於閫，內言不出於閫。」的原則，女性的行動與思想皆受到限制。因此，傳統女性無法像男性一樣出入家門，發展自己的人際網絡，生活空間侷限在閨閣之中，交遊往來也經常是以家族中的眷屬為開端，再往外延伸，因此唱和對象多是具有血緣關係或是姻親關係聯繫的家族親屬。這些在親屬間流傳的詩文創作，因為與生活週遭所發生的事情相連繫，所以經常可以窺見其生活的痕跡，且其傳遞的感情因親密的家人關係，無需考慮世俗的客套與官場的爾虞我詐，送別時情意深重、旅遊時任性玩樂、惆悵時隨性分享……在這些篇章裡更見其樸質與真誠。

在寄贈家人的詩篇裡，從詩作題材分析中可以見到除了與其夫婿范允臨的詩篇，大多是給家族親屬的。<sup>43</sup>如前文所述，在徐媛深具文藝氣息又富有的家族裡，其父輩及其母輩皆有良好的文學及書畫藝術的涵養。其父親徐泰時與當代著名的書畫家陸師道曾有往來，其母輩一族，更是當代著名的文藝世家，有董嗣成<sup>44</sup>、董斯張<sup>45</sup>兄弟，其書畫與詩文皆重於當代，且與明末大畫家董其昌有所往來，這樣的世家大族，徐媛身處其中自然感染其藝文風氣，並與之相唱和。尤其與娘家親屬間的關係更顯親密，其作品裡就有非常多與他(她)們的唱和。

徐媛《絡緯吟》中有其夫婿范允臨的〈絡緯吟小引〉、表弟董斯張所作的〈徐姐范夫人詩序〉與其堂弟徐洌(即仲容)的題辭，可見出徐媛的寫作行為在其家族中是獲得認同且受到支持的。在徐媛的詩作中，有特別署名給其堂弟仲容的作品，如〈贈從弟仲容北征五首〉、〈駿馬行送仲容弟北上〉，這二題詩作無法考證

<sup>42</sup> 見阮元校：《十三經注疏》，《禮記》，台北：藝文印書館，1956年，頁539。

<sup>43</sup> 參見附錄二的詩作分析。

<sup>44</sup> 董嗣成，字伯念，烏程人(今浙江)，生於嘉靖三十九年，卒於萬曆二十三年，年三十六。其生平參見：明·王兆雲輯：《皇明詞林人物考》，收編與《明代傳記叢刊》之017，頁781。

<sup>45</sup> 董斯張，字遐周，烏程人，生於萬曆十四年(1586)，卒於崇禎元年(1628)，年四十三。著有《靜嘯齋集》十四卷。其生平參見：清·陳田輯《明詩紀事》，收編於《明代傳記叢刊》之014，頁948、949。



其是否針對仲容弟的單次北行，但從詩句中約可隱見徐媛對於這位堂弟即將北行的任務有所期待，離愁之中也見徐媛的殷殷期許，希望堂弟此行能有所建樹並展鴻圖，可見其與仲容弟是有相當濃厚的感情存在的。而在其詩作中與董斯張的作品則顯較少，筆者臆測可能是因為徐媛大董斯張有二十六歲，在年齡上差異較大，且常以長者口吻期望表弟能光耀門楣，在其與遐周表弟的信件中，就明白表示家族聲望逐漸下降，「所望展頭角光前業者，在吾弟一人，以賢弟俊秀鴻才……」<sup>46</sup>，對表弟的期望與看重，再加上范允臨與董遐周的個人情誼，在范允臨的《輸寥館集》有多首與董遐周相關的作品，且董遐周慕曹能始詩文，而范與曹應是相交甚深的好友，<sup>47</sup>因此他們可能因曹的關係而有更密切的往來，由此可為其交遊作一佐證。儘管徐媛與遐周表弟的詩作並不多，但董斯張為徐媛作序，應不難理解。

徐媛還有與其弟的許多詩作，如〈寄懷四弟〉、〈早春對雪憶弟〉七首、〈懷弟〉、〈別孤弟〉六首等，另在《絡緯吟》卷十一尺牘中有〈勗弟并呈諸母〉。由詩作看來，這些應是徐媛寫給自己親弟的作品，尤其是四弟，徐媛特別署名，可能因四弟與徐媛一家感情特別濃厚，因為范允臨也保留了多篇關於徐媛四弟的紀錄。<sup>48</sup>這些作品呈現出的大多是旅行中的懷念之情，如〈寄懷四弟〉中的「夢杳魂堪斷，愁多鬢易凋，望來音問絕，獨自旅情勞。」<sup>49</sup>及〈早春對雪憶弟〉<sup>50</sup>七首：

〈其三〉 雨雪征車阻，春明未到家。人生俱是客，偶爾寄天涯。

〈其五〉 自嘆孤形鶴，依雲入帝丘。巖松如有待，勿使滯滄洲。

〈其七〉 溪涸魚難躍，花斑蝶已秋。君看日映雪，飄蕩似春流。

<sup>46</sup> 見《絡緯吟》卷十二，尺牘〈與董遐周表弟〉，頁 413。

<sup>47</sup> 《輸寥館集》中有多首范允臨與曹能始宴飲唱和之作，可見出其兩人的交情不淺。

<sup>48</sup> 徐媛四弟即清之。《輸寥館集》中有多首與清之相關的詩作，如：〈內弟清之搆金屋重樓以居其寵姬九娘子〉、〈送清之四舅北游成均於蓋十五年後未報地下人也故詩多感慨之意〉、〈贈清之歌姬彩鸞〉二首等等。

<sup>49</sup> 見《絡緯吟》卷四，頁 345。

<sup>50</sup> 見《絡緯吟》卷七，頁 357。

詩中對於經常的旅行有淺淺的「人生是客」的漂泊感，可能也因其夫婿的宦場生涯並不得意，遂興起了「溪涸魚難躍，花斑蝶已秋」的無奈感受。詩人將內心的真實心境與感情與其弟分享，可見其姊弟的感情頗為深厚。在〈懷弟〉<sup>51</sup>中徐媛也寫道：

一巢棲二雛，一枝舉雙子。倏馬迅風激，傾顛失所恃。骨肉相胡秦，中庭忽張矢。陽春不我顧，苔綠潛堦圯。

這首詩應是徐媛較晚期的作品，當時其父母已逝，家族間可能有些紛爭，徐媛又要從夫宦遊到遙遠的雲南，姐弟倆原是一巢之二雛，卻顛覆失所恃又要相隔兩地，經過動盪之後更覺家人的親情備感溫暖，讓詩人睹景生情，連陽春時節也感凋零傾圮。另〈別孤弟〉<sup>52</sup>六首也是徐媛將與夫婿前往雲南的時候，與其弟話別的作品，其時徐媛父母已故，故稱其弟為孤弟，這系列組詩中出現較多的離愁與不捨，應是此去旅途遙遠，「迢迢離恨杳關塞，緘怨無從寄遠鴻。」(其三)就連信都不知該如何寄，再加上數年間的環境人事變化，更讓詩人興起滄桑之感。

徐媛給其弟的作品幾乎集中在其父母亡故之後，或許是因父母去世，聯繫血緣關係的就只剩下親弟，所以對於親弟更多了一些親密的感情，因此表現出來的就具有更深刻的感情。但是在另一體裁中的作品，徐媛又轉而一變成爲嚴厲的長者，在〈勗弟并呈諸母〉的這封信件中，因徐媛父母相繼亡故，可能因此讓家族出現了危機，徐媛當時至少已四十歲，以家族長女身分勗勉子弟，語氣威嚴嚴肅，頗具長者氣勢，又對其家族中的「諸母」殷殷叮嚀，要她們盡起督導之責並要求乳母需善盡催促之功：

……我弟年已漸長，學業不可虛廢。…況我先父母起自辛勤，非容易以至於此，奕葉家聲能無一經相繼？值此困苦艱難，尤當努力。勿以過此一日明朝……望諸母督令乳媪諸保，各各向前催促，倘後幼主動讀寸進，自當

<sup>51</sup> 見《絡緯吟》卷二，頁 320。

<sup>52</sup> 見《絡緯吟》卷八，頁 374。

記功獎賞，如阿諛嬉遊取媚求悅者，有荒學業，定擬罰治。望諸母留神。

53

這封信看出徐媛愛深責切的嚴厲管教，也看出徐媛婚後對其娘家事物依舊十分關心，且其在娘家家族中仍有其威嚴與影響力存在。徐媛與家族男性親屬間的唱和贈答作品數量不少，除了因為她是家族中的長女，也因為徐媛經常的參與男性文士間的席間唱和及對自我書寫的自信，她的內心深處不認為書寫不該是女性的事，反而以女性的書寫為傲，且對於自己的文才頗能自我肯定。

古代女性的生活圈子往往是從自身週遭的女性親屬間開始建立，再逐層往外擴散，徐媛也不例外。因此徐媛與女性親屬間的作品在數量上也頗可觀，一共有五十六首。贈答對象有長輩：叔母、姑母、大姆，平輩有丁氏妹、表妹、弟婦葉娘、董氏弟婦、邵妹、滿妹及因姻親締結關係的屠舅夫人，晚輩則有表姪女、媳婦、姪婦；其贈答方式也頗多元，除送別的離愁別緒之外，還有寄團扇、題扇、以扇索詩、代弟婦作閨思等等。大量的贈答對象與多元的贈答方式可以見出徐媛的書香家庭，女性成員間幾乎皆能以詩文唱和，且對於這些風雅韻事似乎也頗為喜愛，幾乎可以成為一個小型的家族詩會，這或許正是高彥頤所說「家居式」結社風氣<sup>54</sup>的開端，而徐媛家族的詩會形式距沈宜修的家族式詩會已有三十年的時間。<sup>55</sup>

徐媛贈與女性親屬間的作品也有許多送別思念懷人之作，這與晚明江南地區社會經濟繁榮，水陸交通運輸發達，增加人口移動的速度與便利，而女性身在其中，也受此風氣影響，出外旅遊的婦女也日益增多<sup>56</sup>，除了徐媛本身的從宦遊讓它需要經常與家人朋友分離，她的親友們也經常四處旅行，因此送行懷人的作品不少，內容也多是述說離愁別緒、懷人思念之情，本處不另贅敘。

<sup>53</sup> 見《絡緯吟》卷十二，頁412

<sup>54</sup> 見高彥頤：《閨塾師-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江蘇：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頁191。

<sup>55</sup> 筆者以徐媛(1560)與沈宜修(1590)的生年為據，得出徐媛的家族詩會早沈宜修的家族詩會三十年。

<sup>56</sup> 見高彥頤：〈「空間」與「家」--論明末清初婦女的生活空間〉，《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1995年8月第3期，頁31。本文高彥頤論述明末清初婦女的生活空間，除了閨房之外，她們也越出閨閣，加入旅行行列，高將婦女的活動大略分為從宦遊、賞心遊、謀生遊與以書信擴展生活空間的臥遊等四類。

而其他應酬之作，如題扇、應邀寫作、祝壽、賀新婚等，則大多較社會化，這些作品較顯恭維華美雕琢。如在〈壽從嬭母〉其二<sup>57</sup>：

叢碧城頭紫殿重，巨鰲頂上玉芙蓉。祠開太乙臨諸曜，地迥秦源接五峰。  
霧縠風迴姑射態，雲鬟月下海潮容。將雛有鳳棲庭玉，古桂香吹後院濃。

又如在〈贈弟婦葉娘〉<sup>58</sup>：

奇麗擅芳春，風流自可人。徘徊倚蘭幙，來往映花茵。理鏡開嬌靨，低鬟  
斂繡斤。雙蛾施黛淺，纖手約黃勻。琴調流水應，管弄彩雲陳。度曲湘江  
上，留珠洛水濱。紋簾隱月色，羅帳護香塵。夢斷綺窗曉，花明乳燕馴。  
相期大堤曲，拾翠共良辰。

這些詩句多溢美佳句，給長者祝壽時氣勢雍容。贈給弟婦葉娘時，應是葉娘初嫁之時，則盛讚其容貌，雙蛾纖手，調琴弄管，洋溢著新婚嫁娘的溫柔與浪漫。徐媛在贈給同輩的詩作中，也見其輕鬆俏皮的一面，在〈戲贈表妹合歡詩〉<sup>59</sup>其中，徐媛寫道：

畫樓飄幌額，毳帳鬱金床。屏葉雕雲母，樓心掛月璫。避風臺影翠，蓮步  
襪生芳。有婿恒為伴，攜來花下觴。

她刻劃出新房裡的雕飾華麗，雲母畫屏，窗簾隨風飄動，毳帳金床則是新婚合歡的最佳隱喻。新嫁娘輕移蓮步婀娜多姿，顯得嬌羞欲滴，有夫婿為伴，相攜賞花飲酒，好一幅幸福美滿的景象。

除了大量親屬間的贈答唱和，徐媛隨著與夫婿的宦遊經歷，也結識了一些文

<sup>57</sup> 《絡緯吟》卷六，頁 351。

<sup>58</sup> 《絡緯吟》卷五，頁 348。

<sup>59</sup> 《絡緯吟》卷四，頁 342。

士家庭的女眷，並因著相同的宦遊背景、生活環境與經歷，在心靈上更能彼此體會，所以能培養出交心的情誼。其中有位讓徐媛署名送別懷念的「孟年伯母」，她的生平不可考，徐媛與她的交情似乎特別深刻，因為在《絡緯吟》中署名給孟年伯母的詩作就有七首之多，幾乎是除了陸卿子之外，所有女性友人間唱和數量最多者。且在字裡行間也可看到徐媛與這位年伯母的情誼，試看其〈送孟年伯母還楚〉<sup>60</sup>：

徙倚北梁心，悵惘攜手步。寒塘蕙草枯，幽徑芳蘭暮。恒絕武昌鱗，恐蹇衡陽羽。何以慰我思，永持金石固。

〈其二〉聚散儼蓬飄，幾欲論心愴。辭短意自脩，河廣葦難度。良會愜朝饑，殘暉挂西樹。嗟彼秋蘭姿，零落在中路。

在送行途中，詩人離情惆悵，攜手同行，想到就此一別，山高水遠，能夠聊慰我心的就是兩人堅固的情誼。詩人又感慨聚散如蓬飄零，兩人想要暢談心裡話，卻阻於兩地分離，只能寄予辭章，紙短情長，想到漂泊在路途中的旅人，詩人不禁憂愁感嘆了起來。可見其兩人的情誼親密，在文字交流上也可相互理解，是心靈上的知交。

由以上論述可知，徐媛詩歌的酬唱贈答對象非常多，有的是身邊的親戚好友，有的是遊玩時所認識的歌妓或美人，有的則是受人之託；而其方式則贈詩、題扇、題圖、祝壽都有。除了詩歌，徐媛在其他文類中也有不少是贈答的作品，甚至她還曾受人之託完成一篇長傳〈林母徐孺人傳〉<sup>61</sup>，這表示徐媛對於女子書寫的態度大方，不像一些閨中女性對於自己的書寫抱持著謹慎害怕的心態，所謂「女子無才便是德」，唯恐因書寫而妨礙了自己的傳統美德。由此也可證明徐媛在當時已享有很大的名氣，讓人慕名前來向她索文作傳。

<sup>60</sup> 《絡緯吟》卷二，頁 320。

<sup>61</sup> 見《絡緯吟》卷十一，頁 394-397。

### 第三節：旅遊紀事

如前述，徐媛跟著夫婿宦遊，足跡遍及江北、江南，遠達湖南、雲南，還差一點到了福建去。江南水鄉的風光已是旖旎，而徐媛這樣長途的旅途中，沿途風光更是精采絕倫，各地的風光、民情各不相同，南京古都風情，雲南的叢山峻嶺，外族文化的差異，都開拓了徐媛的視野，擴大了她的寫作題材，在這類詩作中，據筆者的統計有七十一首之多，而這還不包含其以詞曲的形式所做的記遊類作品。徐媛敏銳的眼光讓她不同於一般的閨秀詩人，在她的記遊類詩作中，較少出現旅途舟車勞頓疲累的描述，較多她對所見所聞的感受及沿途景物的描摩，因此從其記遊詩作中，可略窺見其旅行的軌跡。高彥頤將明末清初的婦女外出旅行分為從宦遊、賞心遊、謀生遊及臥遊<sup>62</sup>，徐媛的旅行包括了從宦遊及賞心遊，本節將從從宦遊與賞心遊二方面著手切入，一窺徐媛多彩豐富的旅行經驗。

#### 一、開拓視野的從宦遊

范允臨在與徐媛婚後，曾跟隨其岳父徐泰時宦於北京，徐媛曾著〈塞原秋晚〉<sup>63</sup>三首，可能就是作於北京時，故推測徐媛應也曾跟隨父親及夫婿在北京短暫停留，但她主要宦遊經歷並留下較為可考資料的，以隨夫婿范允臨的旅行較為明確。據《蘇州府志》記載范允臨的仕宦經歷，他於萬曆二十三年(1595)中進士第，授南京兵部主事，改工部歷員外郎、郎中，時俱在南京，後出為雲南雲南提學僉事，歷武德成叛變與鳳阿克事件，雖范允臨獻策平定了武德成事件，卻因黨爭遭連累而再遷福建，范允臨終未至任而歸，築室天平山之陽，流連觴詠，遨遊山水間過著隱士般的生活。<sup>64</sup>與徐媛夫婦十分熟識的董斯張在〈徐姊范夫人詩序〉中說到：「……吾姐范夫人隨其夫子宦遊四垂，而石城，而蕪陰，吊古中宵，酸風

<sup>62</sup> 見高彥頤：〈「空間」與「家」--論明末清初婦女的生活空間〉，《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1995年8月第3期，頁21-50。

<sup>63</sup> 見《絡緯吟》卷八，頁378。

<sup>64</sup> 關於范允臨的宦宦經歷，參見(李銘皖等修/馬桂芬等纂：《蘇州府志》，(台北：成文出版社 1989年) 卷81 人物八范允臨，頁1974。

射眸，觸境成詠，鬱為名作。其後萬里入滇，溯大江而道黔巫……<sup>65</sup>」將徐媛的從夫宦遊經歷更精確說出，可知徐媛在范允臨任職南京時，便開始了她的宦遊經歷。

隨夫婿宦遊南京，可能是徐媛第一次跟著夫婿宦遊的經歷。范允臨在南京的工作大約有近十年的時間(1595-1604)<sup>66</sup>，期間徐媛的父母相繼於萬曆二十五(1597)及萬曆二十六年(1598)辭世，徐媛確切到達南京的時間不可考，不過可以確定的是她在南京待了段不算短的時間，且其中可能因父母的辭世而短暫離開回鄉奔喪，因為在這段期間，徐媛詩作中有一些與金陵友人的贈答遊樂之作與辭別金陵友人的作品，足見她在南京的生活已擴展了自己的生活圈。在南京期間，徐媛的詩作內容有寫景、有觸景感懷、有與夫婿的唱和、有與金陵友人的贈別之作，例如〈石城暮〉、〈秣陵獨坐感懷〉、〈石城美人春遊曲〉、〈金陵弔古二首〉、〈將去金陵別東隣諸老母二首〉、〈金陵道中有感偶成〉、〈金陵留別叔母三首〉、〈留別金陵官舍九首〉等皆是旅居南京之作。

此次隨夫婿宦遊的地點距離家鄉並不算太遠，且范允臨初任官職，一切都是在充滿希望與期待的氛圍中進行，徐媛在這些詩句中較少無奈愁緒，也較有時間觀照生活週遭的細瑣事項。如在〈燈宵曲〉<sup>67</sup>中就將鬧元宵的景象寫的熱鬧非凡：

春風吹雲生晚晴，空光曳練飛弓弮。官街馬蹄踏踏行，玉壺漏箭鳴丁丁。  
華燈九枝排龍檠，吳兒魁儷鬧雕棚。月綴金鋪素影呈，沉香火底鳳簫橫。  
倡樓怨婦思不禁，花裙布蹙蘭苕萌。雙環垂耳夜珠明，牽鸞拖珮鬪腰輕。  
挾箏抱瑟發清聲，高山停雲飛鳥平。神魚躍浪波臣驚，歌成一曲酒數觥。  
倒瀉銀河水一泓。

這幅熱鬧景象看來應是徐媛與夫婿在南京時所作，燈節當晚，春風帶來些許暖意，大家藉著滿月的光亮外出遊玩，路上官家的馬蹄也在四處遊走，處處張燈結

<sup>65</sup> 董斯張：〈徐姊范夫人詩序〉，《絡緯吟》，《四庫未收書輯刊》第柒輯 16，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頁300。

<sup>66</sup> 參見附錄一徐媛年表。

<sup>67</sup> 見《絡緯吟》卷三，頁323。

綵華麗非凡，魁儡偶戲帶動氣氛、歌舞嬉戲好一幅熱鬧景象，酒樓中的歌舞妓也整裝打扮、挾箏彈琴唱歌，傳來歌舞宴樂聲音，直到深夜仍不止息，描寫出當時當地的太平奢華享樂景象，與徐媛心境上的熱情希望相映襯。

在多年的旅居生涯後，徐媛對於在南京的歲月逐漸產生一些心境上的改變。徐媛用曲作〈二郎神一套連尾〉五首，來訴說自己的思鄉情懷，並在〈尾聲〉時說「吳宮花草還依舊，爭奈我親遠天涯淚滿眸，怎比得勒石曹娥芳書姓字留。」<sup>68</sup>說明想念父母，未能在身旁盡孝道的無奈。不久，詩人約略四十歲，陸續失去父親與母親，兒子娶了妻子。尤其徐媛在其母喪期間十分悲痛，母喪之後不久，父親亡故，詩人內心備受煎熬，卻需再次踏上旅程前往南京，還帶著兒子與媳婦，此時的詩句中就較顯灰暗，在〈秣陵獨坐感懷〉<sup>69</sup>裡，對於依依離家近百日，家中卻無有音訊傳來，讓詩人勾起思鄉愁緒：

……去年辭家情脉脉。屈指計將逾百日，不見槭來黃耳音。惟聽杜宇啼聲急，使我戀戀滄浪色。

另外在〈金陵道中有感偶成〉<sup>70</sup>：

黑風剪樹暗雲光，清霜滴滴珍珠涼。斷岸冷烟封宿莽，斜塘古水簸蕭揚。  
嬌兒未慣風霜色，幼婦愁驚道路長。我亦迴腸縈九曲，故園烏鵲夜倉惶。

此行應是萬曆三十一年時，因夫婿奉使閩中，故有機會返吳，一併為其子辦婚事，但後又因丈夫擢郎中不復往閩，故學家再往南京的路上所作。詩中色調陰鬱，此行詩人心境上似乎是有濃愁在心，一路的「黑風」、「清霜」、「斷岸冷烟」都是清冷蕭瑟的意象，讓人的心愁上更愁。嬌兒不習慣跋涉之苦，新婦也愁驚此行路途之遙，更讓詩人的愁腸更加的糾結。

<sup>68</sup> 見《絡緯吟》卷十，頁 393。

<sup>69</sup> 見《絡緯吟》卷三，頁 325-326。

<sup>70</sup> 見《絡緯吟》卷五，頁 353。



隨後，徐媛又隨夫婿前往雲南，展開她的另一段不同的人生體驗。雲南位在明代疆域的最西南角，距離都城數千公里遙，地形因高山的關係較崎嶇，也因山的關係擁有美不勝收的天然美景，文化上比起高度文明的江南地區則尚未十分文明，這些迥異於江南水鄉的地貌風土，必在詩人心中烙下深刻印象且影響詩人的作品呈現。往遙遠雲南的這一段路程<sup>71</sup>，徐媛夫妻必須經歷數個省份，長時間的旅行，徐媛在路上也難免有所吟詠或題唱，行經安徽時，徐媛作了一篇寫景的長篇古詩〈大江行〉<sup>72</sup>，在序中她說道：

蕪陰之西，大江之左，予邸在焉俯窗憑檻，江聲相聞，舟楫往來，雲征不絕，迅風四聚……予值燈夕病起無寐，塊然斗室，見破月分蛾踈星漂漢，聞上流一派饒歌鼓吹之聲，隱隱鳴鳴不去耳畔，遂命婢子剪几間殘□磨隄靡，試賦大江行以紀其事。

詩人將行在舟中的所見所聞用文字記錄，元宵節時就啓程行在路上且在病中，雖然詩末「惟有津頭楊柳春，年年刷綠追行騎。」點出旅人的行色匆匆，頗有過客漂泊之感，但此時仍有心在觀察周邊景物，可知徐媛在初上路之時，心境上似乎還頗能自適，且有餘心去覺察周遭景物，試看：

鼓濤翻翻吹疊練，平鋪一帶紋如剪。迅激驅湍發濫觴，衝流軋岸排星點。海澤空□鏡面沙，葩揚石砧雨噴霰。海月柱腳挂搔頭，土肉腹垂小兒腕。蘆人春水鈎紅藥，估客迎風流竹箭。捧盤鮫人澤含媚，遵臯交甫沉雙璫。靈均抱石賦滄浪，神龜寄夢陳漁使。崦嵫轉日走玻璃，璇宮月午蟾蜍墜。巨浸乾坤南紀開，星躔錦帶連淮泗。潯陽月夜司馬船，洞庭波上湘妃淚。吳娃倚扇障團沙，群女凌波歌採芰。樓船簫管咽還通，綺陌風香桃李醉。江中白霧高插天，三山半控青雲邃。草暖雲昏古樹低，花蟠日暄胭脂膩。采石磯頭月滿樓，水濶臺空鳳凰避。長干夜半秋風姿，剪碎一江帆影翠。

<sup>71</sup> 此處因無明確記載徐媛到雲南的確切時間與路程，筆者私以蘇州到雲南的地理位置對照徐媛作品中出現的地名略做整理，排出一趟雲南之行的路程：蘇州→蕪湖（安徽）→蒲圻（湖北）→瀟湘（湖南）→貴陽（貴州）→雲南，下文將以此路徑做闡述。

<sup>72</sup> 見《絡緯吟》卷三，頁 326-327。

惟有津頭楊柳春，年年刷綠追行騎。

詩中花了不少筆墨描寫江上景物風貌，再回歸自我的內心關照，寫自己的內心想活動，思及江州司馬、洞庭湘妃，最後再轉而描寫江上的夜晚景象，秋風一吹擾動江上的點點帆影，這每一點都是一個旅人過客，來來去去間只有渡頭的楊柳年年春綠，看著旅人的行色匆匆。

在安徽時期還有〈渡蕪江望月夜坐聞風舟中偶成〉<sup>73</sup>二首，也是寫舟行江上的見聞。另一首〈蕪陰晚眺〉<sup>74</sup>也是在安徽時所作，開頭就說「高風落木破江流，吹亂江雲動客愁。」由景入情，看到落木掉入江水中激起漣漪，也勾動了詩人心湖的漣漪，擾動詩人的離愁隱隱，因為她即將離開故鄉，遠行至遙遠的雲南。

接著，徐媛循著水路進入湖北，遇到春雨綿綿的時節，〈蒲圻道中雨〉<sup>75</sup>將春雨連綿，楚水江雲一望無垠、雨後道路濕滑泥濘的景象生動的描繪出來：

春光九十雨綿綿，楚水江雲一望連。千疊蒼蘿萬行徑，更憐馬足滑泥田。

達湖南時徐媛有〈題瀟湘八景〉<sup>76</sup>。瀟湘八景，指的是湖南境內八處著名的景點，因宋代畫家宋迪以瀟湘風景，畫了八幅山水畫，時稱瀟湘八景，分別是平沙雁落、遠浦帆歸、山市晴嵐、江天暮雪、洞庭秋月、瀟湘夜雨、煙寺晚鐘及漁村夕照等八處。徐媛是否確有親至此八處攬勝不得而知，但其〈題瀟湘八景〉應是於湖南境內完成應是無誤。她用自己的體會與觀察描摹八景，融情於景，客觀的景物，因為詩人善感的心境，而多了感情在裡頭，可能自己離鄉心境的關係，詩作讀來有絲絲寂寥之感：

---

<sup>73</sup> 《絡緯吟》卷六，頁 354。

<sup>74</sup> 《絡緯吟》卷八，頁 370。

<sup>75</sup> 《絡緯吟》卷八，頁 376。

<sup>76</sup> 《絡緯吟》卷八，頁 371。

煙寺晚鐘<sup>77</sup>〈其三〉

香臺結翠倚山椒，萬樹青松入紫霄。野寺寂寥僧飯罷，鐘聲一點落寒潮。

洞庭秋月〈其四〉

滄浪碧月洞庭波，一片晴光秋水多。寂寞孤山木葉下，寒潭何處動漁歌。

平沙雁落〈其六〉

一羣鳴鴈墮寒沙，黃葉溪頭間荻花。憔悴美人明月夜，幾回清夢到天涯。

江天暮雪〈其八〉

江村夜雪老蒹葭，玉樹朝飛六出花。誰謂林深絕車馬，月明清興剡溪槎。

到貴州時，即將抵達雲南，卻發現與故鄉完全迥異的景物，心境上是陌生而孤獨的。〈過貴陽道中〉<sup>78</sup>有不同的風光與心境：

清風掃甸岱霞開，雨過花身溪水來。霧滑野藤穿馬頸，香濃別苑覆龍材。

齊天雲樹迴山帶，截地豺狼臥草萊。鳥影自孤泉自落，浮生偏自觸虛懷。

不若江南平原的水鄉風光，此處已屬雲貴高原，地勢起伏較大，地形也較複雜，開發較晚，所以還是較落後。徐媛看到尚未開發的原始地貌，高聳入雲的大樹、截地豺狼棲息於荒蕪的雜草間，「鳥影自孤泉自落」，鳥兒自由飛翔，泉水兀自潺潺流著，大地自有規律，人生也該胸襟寬大，自有自的理想，不需受外界的影響而牽動心緒，只要能「虛懷」就能放空自己而不被世俗所牽絆。此處徐媛似已開始回歸自我內心的觀照，心境上有很大的轉變。

在途中徐媛還有比較特別的幾首詩作，是〈除夜宿客邸懷兒婦〉四首及〈繫舟昆陵道中月下憶兒婦〉四首，這些作品是徐媛憶其兒媳的詩作，此兒婦指的應是其子鉉兒的妻子屠氏，屠氏是孝廉屠思章的女兒，依照江南文士的家風，屠氏應也受過基礎的文學教育，才能徐媛有所唱和，徐媛對這位媳婦是頗為喜愛的，

<sup>77</sup> 此詩句與景點的對照，是筆者依據詩句內容配對，原文中無紀錄，下文亦同。

<sup>78</sup> 《絡緯吟》卷六，頁 353。

在其〈悼冢孫文〉中稱許她「婉孌嫻默，克循閭規。」<sup>79</sup>，相處才不過一年，徐媛便離開家了，因此，在旅程中，徐媛寫了這幾首詩懷念這個初入家門的媳婦，如在〈除夜宿客邸懷兒婦〉<sup>80</sup>中，除夕夜寄宿客邸，團圓的日子總更令人勾起思鄉的情緒：

〈其四〉

日暮天涯夜色寒，郵亭零雨伴更闌。已知歲向愁中盡，不及春花院裡看。  
萬戶春聲動地歡，展衣獨坐夜光寒。莫言歲換催雙鬢，前路崎嶇匹馬難。

除夕夜都不得與家人團聚，也等不及欣賞院裡的春花綻放，趕路在天涯暮色中，驛站裡飄落的細雨讓我倍覺淒冷，萬戶慶新春，只有詩人獨坐感懷，不思忖一年終了，年華又將催人老，但想著前路崎嶇道路險阻漫長。〈繫舟毘陵道中月下憶兒婦〉<sup>81</sup>則更見詩人對兒婦的思念之情，「人去北堂飛夢斷，漫將心事付離舟。」、「芙蓉花老吳楓冷，何日相看慰別離。」不知何日得再相見好撫慰離情的愁緒。

此外筆者在整理徐媛夫婦的集子時，也發現到徐媛夫婦在往雲南的這段長途旅程中，兩人有相同的題詠，如〈題飛雲洞〉<sup>82</sup>，徐媛有二首，范允臨有四首，及途經蕪江遇孫夫人廟，兩人皆有感而發，作了憑弔蜀孫夫人的作品，徐媛前後共有七首，范允臨則作了共十首的組詩。此外筆者也發現到這趟旅程中，徐媛作了不少的作品，如〈過貴陽道中〉、〈蒲圻道中雨〉、〈題瀟湘八景〉、〈過貴陽道中〉、〈越中偶成〉、〈繫舟毘陵道中月下憶兒婦四首〉等等，但在范允臨的詩作中卻明顯較少這段旅程的紀錄，這可能與女性心思細膩，所見所聞有所感即成篇章，而男性寫作較具目的性，且范允臨到雲南時有任務在身，因此較無閒暇顧及景物的變化。

<sup>79</sup> 《絡緯吟》卷六，頁 405。

<sup>80</sup> 《絡緯吟》卷八，頁 375。

<sup>81</sup> 《絡緯吟》卷八，頁 374。

<sup>82</sup> 飛雲洞，位於今湖北省。飛雲洞分上中下三層，各生異景，妙趣橫生。上洞出雲，縷縷如絮。中洞出風，習習宜人；下洞出水，鏘鏘悅耳(名曰異泉)。洞中怪石林立，玲瓏剔透。每當山雨欲來，洞際雲涌霧騰，瀑布獻彩，蔚為壯觀，是著名古蹟景點。

而關於雲南的生活及離家思愁，徐媛以曲的形式來表達，她寫了一系列共六首的〈春日書懷調寄綿搭絮〉<sup>83</sup>：

〈其一〉薄寒輕悄，紅雨染春條，翠襯香芸，一片煙絲軟蝶嬌，楊柳色，子規聲小，卜歸程金鞭難拗，玉關人老，經春望斷黃麻詔，三歲瓜期折大刀。

〈其二〉棲遲荒檝，落月戶梁高，露白中庭，風細雲波竹影拋，聽銅焦，旅鴈天遙，凍蘭膏碧瑩花笑，江南夢曉，使司馬離腸似搗，甚日脂車萬里橋。

〈其三〉東風一片，花落燕泥刊，水溢芳瀾，醉纈苔痕鴨綠錢，銀屏掩，小扇齊紈，五雲深抑揚絲管，桂戶嬋娟，團團飛鏡玉生寒，露珠低濕滑軟雲鬟。

〈其四〉九枝光燦，寶輪垂照圓，水簾漫捲，墨池文縐綠波寒，閑亭院，松風夜闌，真堪羨羸女乘鸞，桃花夾岸，藐姑仙朱顏若菀，幾時得尾青牛紫氣到函關。

〈其五〉殘霞如茜，玉斗轉闌干，徘徊凝望，碧雞關外漲狼煙，天涯草，綠滿秦川，錦字書衡陽回鴈，登樓王粲，盼殺平原舊苑，到如今花老鶴鳴原。

〈其六〉蘸雨香蕪，烟籠柳色踈，遠山幾點，晚雲微黛畫屏孤，關榆墮，驚飛夜烏，空亭暮青笳夜呼，鴛鴦瓷路，遍春墀王孫草舖，對芳辰結思怨征途。

---

<sup>83</sup> 《絡緯吟》卷十，頁 387-388。

詩人此時已在雲南度過三個寒暑，對故鄉的思念濃重。首先用典雅的情境襯出旅人的愁思，子規聲輕喚，旅人的歸思也漸漸氾濫，總是望著帝鄉是否傳來消息，讓我得以重返故鄉。接著詩人用相類似的手法，將雲南的生活與江南的生活相互映照，且使用不少的典故，令人有時空錯亂之感，是詩人對故鄉的強烈想望，讓詩人所見所思都似乎有著江南的影子，並藉王粲登樓的典故，將旅人的歸思表達的淋漓盡致。看來極端思念故鄉的徐媛，在雲南的日子裡對於雲南的天然美景，似乎沒有太多欣賞的興趣，念茲在茲的都是故鄉江南的生活。

除了系列的〈春日書懷調寄綿搭絮〉寫雲南的生活與離家思愁，其餘徐媛在雲南所寫的作品題材皆十分特別，除了雲南距江蘇的距離已有數千公里之遙，且當時的雲南仍屬化外之地，風土民情與高度城市發展的江南地區有很大的不同，徐媛待在這裡期間還遇邊境戰火騷動，四面烽煙，這樣的人生體驗更別於一般困於閨閣的閨秀作家，更因其夫婿授命平定亂事<sup>84</sup>，所以徐媛對於這個戰事有特別的體會。范允臨從萬曆三十二年（1604）到雲南就任，至萬曆三十六年（1608）遷福建布政使司，一共停留了近五年的時間，其中萬曆三十五年二月發生了武德成圍城，但首將戍命在外，范允臨奉陳用賓命守城，范允臨帥居民抵禦亂軍有成。十一月又遇鳳克之變，范允臨作〈討鳳檄文〉，但因當時朝中黨爭日益嚴重，范允臨受陳用賓之累，旋遷福建，范允臨因是辭官回鄉隱居。徐媛一直跟著夫婿，因此對於這些事件應十分明瞭，所以也影響了徐媛的人生體會，面對生活中的困境，徐媛選擇提升心靈層次，因此逐漸進入宗教的避風港。

在翻閱徐媛作品時，發現關於雲南的作品很多都與亂事相關。〈滇寓邊城被警〉<sup>85</sup>中，依詩句內容看寫的應是武德成的叛變事件，范允臨擔當重任且順利完成任務：

……高烏空城白日下，城頭雨矢流如瀉。碧眼番酋膽氣驕，龕拳大鼻多髯

<sup>84</sup> 指范允臨受雲南巡撫陳用賓令，在武德成圍城時帥居民抵禦之。

<sup>85</sup> 見《絡緯吟》卷三，頁 329。

者。羌奴憑凌雄勢騁，孤城倒懸將裂迸。……城中哀嚎城欲圯，城外鬼啼晝不止。驚鴻寂歷背群飛，榛莽蕭條野燐紫。匱匱重圍夜有烽，丈人妙畧施神工。從容芳餌投饑寇，丸泥立使函關封。支離窮兔潛三窟，東南一枝聊寄跡。請看玉帳授龍韜，喜見巖城完趙壁。須臾談笑猾虜平，復見當年謝安石。

詩人用筆替夫婿記錄下神聖的一刻，城頭雨矢可見戰事的緊張驚險，碧眼番酋、龕拳大鼻多髯的描述則讓南蠻民族的特色一覽無疑，城中險將傾圮，所幸有丈人妙計展神工，讓城池得以守住，「須臾談笑猾虜平，復見當年謝安石。」詩人傲於丈夫的妙計，於此可見。另一首〈寓邊城兵靖作〉<sup>86</sup>寫的也是戰亂的紀錄，寫的較多是引用古代著名將領的事蹟來映襯此次的戰役。

隨著戰事的歸於平息，詩人寫了〈滇中曉望〉<sup>87</sup>：「歷亂鴉飛玉鏡斜，一天風露濕林花。孤城杳渺高樓寂，極目雲山萬里家。」，在亂事平靜後，詩人晨起遠望感懷，歷經戰事的城市孤清寂寥。又〈聞邊城兵靜喜賦〉三首<sup>88</sup>：

〈其一〉

象譯頻平信使供，哀牢樹色影金墉。樓船久息昆池戰，明月常清十九峯。

〈其二〉

櫓槍已沒碧天賒，滇苑春紅萬樹花。千斛葡萄歸玉帳，將軍龍石在龜沙。

〈其三〉

兵戈消盡滅征車，不用長城建虎牙。細柳營閒征戍臥，任教捲葉作吹笳。

詩人用彗星已殞喻戰事已平，四處一片昇平景象，不用再徵征車、建虎牙，戍邊的將士，閒暇任意捲葉作吹笳，好一幅太平和樂景象。

可惜好景不常，萬曆三十五年十一月，雲南亂事又起，徐媛的一篇〈九日

<sup>86</sup> 見《絡緯吟》卷五，頁 349-350。

<sup>87</sup> 見《絡緯吟》卷八，頁 376。

<sup>88</sup> 見《絡緯吟》卷八，頁 379。

望家報不至聞邊警》<sup>89</sup>，應就是指這次亂事的開端：

風雨重陽滿目愁，鴈書終日恨沉浮。夜郎絕塞烽烟隔，長樂深宮羽檄流。  
故國黃花遙對酒，邊城素月倦登樓。將軍自短勤王策，悞把離腸怨督郵。

重陽節滿目愁，因為家書不達烽煙又再起，且這次因朝中黨爭關係，丈夫不知會遭何處置，只能對著遙遠故國舉杯對酒，此時詩人的思鄉情懷浮現。果然丈夫遭遷福建，結束了雲南的宦遊生涯。

在雲南的日子裡徐媛應是寂寞的，因為在她的作品中不常出現與雲南人士相關的篇章，可能雲南屬化外之地，居民普遍較無文明也有關係。其作品中有〈滇南別馬夫人〉三首及〈別馬小夫人〉二首<sup>90</sup>，馬家夫人們是徐媛在雲南的重要朋友，她們可能也是奉命出使雲南的官眷，而且可能彼此在南京時即已熟識，因為〈滇南別馬夫人〉三首中說道：

萬里相看萬里愁，匆匆此日暫淹留，夜深明月空山落，遠岸猿聲江上舟。  
滇南塞北路漫漫，青草隋堤曲幾灣，搖曳孤帆盼津樹，夜來風雨在空山。

（其二）

石頭城下水悠悠，芳草春湖字莫愁，記得昔時花笑處，今來烟霧鎖重樓。

（其三）

此詩作應是徐媛將回鄉時，短暫拜訪馬夫人後所作。詩中說她匆匆停留，即將啓程且將連夜趕路，〈其三〉則回憶當初在南京一同遊莫愁湖時的情景。詩人的歸心似箭還可在〈別馬小夫人·其二〉的「莫怨風帆歸去促，儂家自是戀蓴鱸。」看出，雖然與馬小夫人情誼亦深，儘管離情依依，還是請妳莫怨風帆歸去促，實在是因為我太思念江南，所以想快快回去。

<sup>89</sup> 見《絡緯吟》卷六，頁 352。

<sup>90</sup> 俱見《絡緯吟》卷八，頁 379、380。



這樣長途跋涉的旅程經驗與親臨戰事的體驗，非親自參與無法理解。徐媛的這些題材讓她迥異於一般閨閣作家，雖然筆者發現了徐媛在雲南的作品大都與「人」或「事」相關，描寫當地風光的詩作似乎較少，可能與徐媛極思返鄉而無暇顧及雲南的山水，但是儘管沒有介紹雲南的秀麗風光，但是這些流傳於江南閨中關於雲南的題材，也著實讓閨中婦女見聞大開，尤其是在婦女旅行風氣初開的晚明時期，徐媛的這趟萬里入滇之行，讓女性的長途旅行逐漸被視為可行，就連其閨中密友陸卿子也頗羨慕於她的旅行經驗呢！

## 二、悠閒自適的賞心遊

除了宦遊的記錄，徐媛還有部分作品是寫在江南地區的遊歷經驗，這應是單純在持家之暇，出遊取樂的賞心遊。明末江南城市經濟繁榮，風氣開放，且為便利商品運輸，水陸交通均十分便利，這皆有助於旅遊的發達。<sup>91</sup>江南風光明媚、人文薈萃，蘇州虎丘、杭州西湖等都是著名的旅遊景點，許多騷人墨客都曾在此地留下足跡，明代旅遊風氣之盛，更讓這些名勝古蹟經常是遊客絡繹不絕。<sup>92</sup>徐媛身在其中且家境優渥，自然也經常可以外出旅遊攬勝，在其作品中有不少閑情雅致的旅遊寫景紀錄，有與女伴的出外踏青泛舟賞景、有參加歲時節令的應景慶祝活動、有參與文士們的詩酒宴會等等，休閒生活精采且豐富。

徐媛有大量寫景作品，且以在其家鄉附近的景點為最多。徐媛家境優渥，父親起建蘇州著名的園林宅第一東園<sup>93</sup>，徐媛生長於此，婚後在范允臨尚未取得功名之前，應也有段不算短的時間居住於此，待范允臨罷官回鄉隱居，徐媛又回到蘇州這塊熟悉的土地，在太平山與夫婿度過她歸隱修道的晚年，所以蘇州是徐媛

<sup>91</sup> 見高彥頤：〈「空間」與「家」--論明末清初婦女的生活空間〉，《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1995年8月第3期，頁30。

<sup>92</sup> 參見夏咸淳：《晚明士風與文學》第二章第七小節〈愛旅遊，樂山水〉書中對晚明的旅遊風氣有精細的考察。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7月，頁91-104。

<sup>93</sup> 東園即後來的留園，著名女詩人徐燦即生長於此。

居住最久的地方，作品中也保留最多關於蘇州附近的景物描寫。徐媛直接以家園為題的作品就有四首、景點虎丘有四首、支硎山有二首、石湖則有一首七言律詩兼以一闋詞作〈石湖弔古調寄霜天曉角〉<sup>94</sup>詠石湖，以及一些未說明地點的寫景詩，也是在旅遊時有感而發所作。

蘇州園林冠全國，園中經常是天然景觀的複製，徐媛的家是著名的園林，園中景物精巧細緻，雕琢精美，在其〈家園即事〉<sup>95</sup>中可以窺見：

朱樓臨大道，臺榭俯晴空。千巖飛翠憶，萬壑飲長虹。徑杳啼鶯滑，花明  
旭日紅。露凝幽草濕，魚躍錦紋通。徘徊結虛思，目斷雲間鴻。

另一首亦名為〈家園即事〉<sup>96</sup>的詩作也有類似記載：

彤楹麗日掛朱扉，翠蓋金屏雲母幃。溶溶水映琉璃色，灼灼花翻玳瑁衣。  
鸚鵡杯中浮竹葉，鳳皇瑟上動金徽。樂罷清宵醉良燕，坐看魚鳥摠忘機。

看得出徐泰時在興建東園時，花了許多巧思，假山、流水、花草魚鳥，還有著名的高三丈餘的湖石---「瑞雲峰」，自然景觀的移置可見徐家的雅致，亭臺樓閣、雕樑畫棟，一一展現出徐門的富麗，徐媛身處其中，自然受到環境的薰陶，對於其文藝美感的養成有很大的助益，鎮日在花園中賞花賞景看魚，或是鳴琴宴樂吟詩，無怪乎她說「樂罷清宵醉良燕，坐看魚鳥摠忘機」。另外徐媛還有〈春日家園即事〉<sup>97</sup>描寫春天園中的景物氣象，「淑氣發梁苑……卮酒花前滯，歌聲葉底傳。俯仰宇宙狹，卷舒三徑偏。及時且行樂，莫使春光旋。」在春日溫和宜人的氣息裡，就應即時行樂，美酒佳釀歌舞宴樂，千萬別辜負了這美好春光！此外，還有多首以〈飲山莊〉、〈遊山莊〉等為詩題的作品，也是敘述園林中的風光與優遊其中的愜意，只是無法確知這些山莊是否皆為徐媛的家。就是生活在這樣的環境

<sup>94</sup> 見《絡緯吟》卷九，頁 386。

<sup>95</sup> 見《絡緯吟》卷六。此處著重徐媛娘家的園林造景之雅，徜徉其中有如外出賞玩，雖無真正離開家門賞玩，仍列為「賞心遊」的一小部分。此首詩作見《絡緯吟》卷五，頁 348。

<sup>96</sup> 《絡緯吟》卷六，頁 353。

<sup>97</sup> 《絡緯吟》卷五，頁 350。

裡，又無遇真正的戰鼓頻傳，還能在富有家族與思想開明夫婿的羽翼下過著無憂的日子，無怪乎李聖華先生在《晚明詩歌研究》中說徐媛是晚明時期動盪年代裡幸福的女作家<sup>98</sup>。

江南風光明媚旖旎，明末旅遊風氣盛，婦女的旅遊也十分普遍，閒暇時結伴出遊踏青是常見的現象。在蘇州境內，徐媛也有多次的旅遊紀錄，佛教勝地支硎山、「吳中第一名勝」虎丘、蘇州西南的石湖等著名景點都會有徐媛的足跡。徐媛有〈眺支硎山〉二首流傳，支硎山是佛教勝地，距離蘇州較遠，徐媛應只聞其名而未親登臨，所以只有遠眺望之以抒懷；虎丘距離閶門僅三點五公里，所以徐媛曾多次遊覽虎丘，並有〈舟泊虎丘〉二首及〈虎丘懷古〉二首<sup>99</sup>傳世；石湖也在蘇州境內，湖上有座行春橋，橋身有九個環洞，洞與洞相連皎潔的月光下，月光穿過石湖行春橋，橋孔映入水中，月影成串倒映水中，形成「九月一串」之奇觀，相當美妙，每年農曆八月十八日，蘇州有泛舟石湖賞月之俗，稱「石湖串月」，所以徐媛亦得親臨遊玩。其作品中可見出徐媛對石湖似乎特別喜愛，試看其〈石湖〉<sup>100</sup>：

石湖烟水望蒼茫，兩岸青山接大荒。百尺喬松舞虬鳳，萬竿脩竹弄笙簧。  
烟雲縹緲迷歸棹，江樹依稀隱去航。行樂不知天欲暮，樹邊歸鳥已成行。

湖景山色，煙雲朦朧，天邊歸鳥已成行，詩人賞景遊樂而不覺天之將暮。徐媛還以一闋詞〈石湖弔古調寄霜天曉角〉<sup>101</sup>寫石湖：

雲流石嶠，空翠連煙草，丞相祠湮，□山冷月，玉笙吹杳。見幾樹幽楓，呼鳥梵宇，高竹僧悄。千霄事業，兄弟聲華烈，詩酒詞場亂，野狐回首，文章沒曲，曲湖梁白，一片秋光織總，舊日梁間燕子歸，也擬作，

<sup>98</sup> 李聖華先生認為晚明後期的女作家多遭改朝換代之痛，而吳中二大家至少擁有較為安定的生活，故其認為徐、陸比起當代女作家是幸福許多的。見《晚明詩歌研究》（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年10月，頁347。

<sup>99</sup> 皆見《絡緯吟》卷八，頁360。

<sup>100</sup> 《絡緯吟》卷六，頁350。

<sup>101</sup> 《絡緯吟》卷九，頁386。

尋常識。

看得出徐媛曾多次遊覽石湖，並在石湖上興起了懷古之意，歷史上的石湖也是文藝盛行之處，是歷來文人雅士經常覽勝題詠的著名景點，正因如此，就連舊日梁間的燕子歸來，也當作是尋常識。石湖在徐媛夫婦的生命歷程裡想必具有特殊的意義，或是徐媛對石湖的特別喜愛，因為范允臨曾在已未十年時偶過石湖，時徐媛已故，遂興起對徐媛的思念，而作了一闋詞以寫懷。<sup>102</sup>

此外，徐媛的母親是浙江望族，徐媛與其母親外家的關係也頗密切，因此，徐媛應也經常往來於蘇州、浙江間，如杭州著名景點西湖及徐媛作品中曾多次出現的苕溪，可能都是徐媛與母親歸家時，與其親屬一同外出泛舟遊玩時的作品，光是以苕溪為題的作品就有六首，有清新寫景，也有抒情感懷，詩人心思細膩由此可見。如〈行苕溪即事〉<sup>103</sup>：

湖心一望淼蒼蒼，古岸風清掃綠楊。野渚新臬依渡沒，溶溶春水半侵塘。

苕溪於浙江境內入太湖，徐媛應是已泛舟至太湖邊，詩句中寫太湖一望無垠，湖岸清風吹拂綠楊柳、小洲上的新臬因渡船盪起的水花而隱沒，溶溶春水已將堤岸淹沒近半了，寫景清新格調高雅。〈泛苕溪〉<sup>104</sup>則可能是較後期的作品，詩人已經人事歷練，重遊舊地，景物依舊，心境上則多了些許愁緒，靜觀流水，也止不住的愁緒滿懷：

〈其三〉

落日平沙遠岸幽，紛紛楓葉逐行舟。靜看此去東流水，載蓋浮沉千古愁。

〈其四〉

鸚湖相望浪滄滄，月印波心水面涼。何處悲歌推激管，不堪愁思黯河梁。

<sup>102</sup> 見范允臨：《翰齋館集》卷一。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 101，北京，2000 年，頁 232。

<sup>103</sup> 《絡緯吟》卷八，頁 359。

<sup>104</sup> 見《絡緯吟》卷五，頁 362。

徐媛生在世家大族，又嫁給當代名士，生活堪稱無虞。自幼成長於著名的園林內，生活環境就是一個小型的山林，徜徉其間猶如身在林間，頗能有忘機之志；閒暇時候得以外出賞心遊樂，正反映出明末江南地區的旅遊風氣；出嫁之後，多次的返還母家的機會，也讓徐媛寫下了一些紀錄賞玩的詩篇。

### (三)其他

中國自古即由許多配合季節與歲時節日的應時活動，婦女在這些日子裡，可以正大光明的參與活動，而不受到約束，這些活動為她們的生活增添樂趣，提高她們的能力、素養，還成了她們見識外界天地和與人交往的機會。<sup>105</sup>蘇州的歲時節令風俗格外精采豐富，元宵、清明、中秋、端午、重陽，還有專屬蘇州的八月十八石湖觀串月奇景、四月十四「軋神仙」、虎丘廟會、西園放生、花神會等，都為婦女外出提供了更合理的理由。由於參加節令活動的正當性更為社會所接受，所以記載節令活動的詩文在女性著作中似乎有較多的呈現，徐媛也不例外。徐媛有關於節日的詩作有近二十首之多，集中在七夕、元宵及中秋的描述與感懷，端午有二首、冬至則有一首。

鬧元宵的記載有較多熱鬧的景象，〈燈夕偶成〉四首<sup>106</sup>中可知是徐媛隨父與夫一同宦遊北京時的作品：

〈其二〉

風光三五正繁華，踏遍春郊鬪麗娃。日暮板橋明月下，凌波露冷濕鸞釵。

〈其三〉

千官無事放花遊，紫禁春城不夜樓。盡醉葡萄千斛釀，愛探花信為花留。

趁著春光旖旎，遊女官眷外出踏青賞花，紫禁城在這個節日裡是個不夜城，官員

<sup>105</sup> 見高世瑜：《古代中國婦女生活》，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8年12月，頁165。

<sup>106</sup> 《絡緯吟》卷八，頁369。

們也放假四處賞花、飲酒作樂，感覺整個城市是一片欣欣向榮、繁榮熱鬧的景象。另一首以古詩形式的作品〈燈宵曲〉<sup>107</sup>更細緻描摹燈節夜晚的熱鬧景象，人人外出提燈賞燈，路上馬蹄踏踏、魁儡戲劇演出、娼樓酒館熱鬧非凡，徐媛還留有幾首題贈燈的詩作，可見徐媛自己也經常加入提燈的行列，且與家中其他女眷互贈作品題燈，頗見雅趣。

七夕與中秋的節日更屬於女性。七夕的隱喻在中國有著特殊的意涵，牛郎織女的象徵是浪漫恩愛的夫妻，而織女更是掌管女性手工藝的女神，同時也掌管著生殖，因此，七夕一直都被創造成思念、鍾情，以及女性手工藝技巧的追求及傳統上祈求多子的渴望。<sup>108</sup>徐媛在卷四的五言律詩〈七夕〉三首中，道出婦女們在這一天虔誠備瓜果祈求賜與精巧的手藝與多子的福分，但卻在卷八的七言絕句〈七夕〉<sup>109</sup>五首裡，指出這個節日的矛盾處：

〈其一〉

競向靈姑薦果瓜，晶盤誰解鏤菱芽。深閨枉用針尖下，技巧由來出內家。

〈其二〉

海月珊瑚樹影斜，芳池白露下蒹葭。機絲隔斷須拋擲，錦石應留使者槎。

〈其三〉

龍媒鵲駕隔年期，猶勝人間怨別離。百子池邊漢宮戲，同心五綵合歡絲。

〈其四〉

盈盈玉水七襄帷，隱隱星光爛九枝。霧散滿庭芳桂落，雲踈天漢絳河低。

〈其五〉

瓜果佳辰星斗垂，黃姑織女喜追隨。只愁天上沉明鏡，兩地新愁似昔時。

在〈其一〉中，徐媛寫到七夕節慶，大家競相向靈姑討好取巧，精心準備供品瓜果，但是針黹技巧的精巧與否，往往是由於內家的教導與學習，而不只在晶盤上

<sup>107</sup> 《絡緯吟》卷三，頁 323。

<sup>108</sup> 參見曼素恩：《蘭閨寶錄—晚明至盛清時的中國婦女》，（台北：左岸文化出版 2005 年 11 月），頁 326-332。

<sup>109</sup> 《絡緯吟》，頁 378-379。

那些精心準備的供品之上，認為學習的重要性高於供桌上的祈求。〈其二〉寫到這個節日的夜晚景象，雖然夜已深露已降，但是大家還是放下手邊的紡織工作，參加這一年一度的盛會。〈其三〉的「龍媒鵲駕隔年期，猶勝人間怨別離」，對於牛郎織女一年一會的失落寂寞，她並不表現同情與感傷，反認為他們的離別猶勝人間的別離，因為「百子池邊漢宮戲，同心五綵合歡絲。」，只要夫婦同心、看著兒女成群嬉戲，就是心靈的寄託。隨著時間的流逝，這個專屬婦女的節日即將進入尾聲，〈其五〉寫到夜晚將近盡，熱熱鬧鬧的祭典行將結束，天上明月沉落，牛郎織女又要開始一年的離愁，在喧鬧之後又歸於平靜，寫的是牛郎織女，也是在人間的廣大婦女群。這段陳述或許就是徐媛自己的心境，身處禮教束縛下的精英婦女，儘管有相當大的自信與自覺，並在文藝領域中佔有一番天地，但在傳統的壓力下，徐媛與傳統婦女的地位角色總略顯格格不入，這或許正是徐媛經常予人矛盾的印象來源。<sup>110</sup>其他的關於七夕與中秋的作品，則多是應景感懷，或因節日觸動思人的情緒，如卷八的〈七夕望家報不至有感〉<sup>111</sup>、卷四的〈中秋夜坐望月偶成〉<sup>112</sup>等等。

除此之外，關於旅遊的紀錄中，徐媛還有許多未見地名的記載，如卷五的〈春游〉、卷四的〈秋夕即景〉二首、卷六的〈園林同表妹坐雨〉、卷四的〈游梅花塢步長倩韻〉三首、卷五的〈泛舟翫芙蓉偶成〉三首、卷八的〈春日四弟招飲舟過虎丘同諸母席上偶成感懷似安卿娘子〉四首、卷五的〈遊龍井滯雨漫成〉三首，以及徐媛的詞作〈過采石題蛾眉亭調寄霜天曉角〉、〈九日泊舟豫章道中調寄霜天曉角〉也是記旅的作品。由以上的分析可得知，徐媛遊歷的範圍很廣，而這些豐富的遊歷經驗讓徐媛的眼界放寬了許多，且因家境優渥，所以徐媛有不少機會，可以到外地遊玩，甚至可以邀請歌伎來唱歌娛樂，這也讓徐媛的作品範圍再擴充到下一小節中的書寫對象—歌伎。

<sup>110</sup> 徐媛子嗣不多，且面對晚明士子普遍狎妓的現象，身為士子妻內心應多少會感幽怨，但礙於社會觀感又不便明說，筆者認為這是精英婦女的壓力所在。

<sup>111</sup> 見《絡緯吟》，頁 379。

<sup>112</sup> 見《絡緯吟》，頁 343。

徐媛以閨秀身分，遠行千里達到雲南，當時的雲南仍是化外之地，旅途的舟車勞頓、沿途的大山大水以及當地風俗民情的迥異，都在詩人易感的細膩心思下，留存在作品中呈現給當世與後世的讀者，這在其他閨秀詩人的作品題材中是別具特色的。此外，徐媛以富家閨秀嫁與文士，經濟上的許可與社會上的宴遊習慣，讓徐媛以良家婦女身分，得以經常外出旅行遊玩，參與文人雅士的詩會，並在宴會中吟詩唱和，品評歌女舞伎，留下不少當代精英婦女生活點滴的紀錄，提供後世研究當代生活的重要參考。

#### 第四節：書寫女性

徐媛的作品中有為數不少的書寫女性之作，這樣特立獨行的作為是徐媛異於其他閨秀的一個重要特點。故雖與前述之酬唱主題有所重複，因題材特殊故另別為一節。徐媛歌詠的女性可分為歷史上的著名女性與當代女性，當代女子的吟詠又可分為良家女子與歌舞伎，後文將以歌詠歷史上的名女人部份開始展開論述：

##### 一、詠古代著名女性

徐媛歌詠的古代著名女性有班婕妤、明妃王昭君、楊貴妃玉環、蜀孫夫人及江南名妓蘇小小，除蘇小小外，這些都是宮廷女子且都有傳奇般的遭遇。徐媛的〈班婕妤〉<sup>113</sup>在目錄中有二首，但在第八卷末又發現有一首，故徐媛一共寫了三首關於班婕妤的作品。婕妤有才學，漢成帝時選入後宮，曾受寵於成帝，辭輦事蹟頗受後人讚揚，後成帝寵幸趙飛燕姐妹，致許皇后與班婕妤皆受冷落，甚而受讒口，許皇后因此被廢，而婕妤自知恩寵不會長久，便自請到長信宮去侍奉皇太

<sup>113</sup> 《絡緯吟》卷八，頁 372。



后，以擺脫趙家姊妹的迫害，退居到長信宮後，她藉寫詩來抒發鬱怨的情懷，其中〈怨歌行〉借秋扇見捐來比喻嬪妃受帝王寵幸終遭遺棄的不幸命運，團扇也從此成爲後世經常引用的典故。徐媛在詩作中，對於班婕妤的遭遇有另一番的領悟：

〈其一〉

嫋嫋西風下露枝，漏深寒影入簾遲。傷心舊事悲紈扇，不向空庭盼履綦。

〈其二〉

半道恩消謝輦餘，搥殘銀管夜窗虛。高情不問羊車路，獨對寒窗自校書。

君王的恩寵值得慶幸喜悅，但失寵後的落寞才更現悲悽。正如徐媛在〈宮怨〉六首<sup>114</sup>中陳述的，面對後宮的三千佳麗，能夠得到君王的臨幸是福氣與運氣，大部分的時間是「重門合下葳蕤鑰，獨對終宵寶鴨香」、「雙星不向人間照，暮冷梨花白玉床。」(其三)，獨自面對淒冷寂寥的漫漫長夜，這是封建時代宮廷女子的悲哀。

而徐媛筆下的班婕妤，她有自己的理想與興趣，儘管失寵後只能獨自面對寂寥的宮廷與孤單的身影，但是她能積極肯定自我價值，不再痴痴向著空盪的庭院等待君王的足跡，讓自己陷入無盡的等待。與君王同遊中途辭輦，格調清高的班婕妤，並不積極的爲君王的臨幸用盡心機，反而握起筆管，獨自對著寒窗閱讀寫詩，這都是因爲班婕妤有充分的自我意識，肯定自我的價值存在，不再依附於男性，依他的喜樂而喜樂，充分展現出女性獨立自主的形象。這或許也是徐媛的自我寫照，她用心經營自己的筆耕生活也頗感自豪，對於自我價值也能充分肯定，因此不再著意於深宮棄婦的哀愁，反而寫出了另一個面向的棄婦形象，爲棄婦安排一條自我重生的道路。

明妃事蹟起於漢元帝的和親政策，她自願遠嫁至匈奴和親，在遙遠胡地度過漫漫人生，明妃事蹟經後人不斷的渲染，多了許多的傳奇與故事性。歷代文人對昭君的題詠，大都集中在她對君王受畫工毛延壽蒙蔽而將其遠嫁匈奴的怨，或是

<sup>114</sup> 《絡緯吟》卷八，頁 364。

昭君對漢王朝的思念，大多隱含有自身遭遇或明一己之志的隱喻，這是因男性文人寫作時，經常是有所用意，想藉此以達到某些目的，女性文人寫作動機較單純，沒有功利性，因此更能真正抒發內心的感情與想法。徐媛對昭君有比較多的同情與憐憫，試見其〈明妃詞〉二首<sup>115</sup>：

〈其一〉

風拂胡塵亂髻鬟，忍將玄鬢雪中斑。旌旗亂繞陰山道，報道單于罷獵還。

〈其二〉

漢曲琵琶馬上彈，含啼緘怨度桑乾。獨憐瀚海千秋月，夜夜嬋娟青塚寒。

她隻身一人嫁入胡地，面對生活環境與中原的差異得努力調適，而一去就度過悠悠人生歲月，死後還葬在胡地，青塚夜夜對著瀚海的千秋月，顯得孤獨而寂寞。另在〈明妃〉三首<sup>116</sup>的〈其二〉中，徐媛用另一角度看明妃，「自將花貌平戎虜，不用中朝金僕姑。」她肯定女性的美貌足以勝過勇猛的軍隊武力，雖然塞外無春、而與鄉關的音信又如此難達，但能以花貌平戎虜，不用朝中動干戈，是對女性價值的提升。

相類的想法也出現在徐媛寫孫夫人，〈重弔孫夫人六首〉〈其四〉<sup>117</sup>：

將軍無策定雄圖，巾幗周郎豈丈夫。降城不假天山箭，粉黛翻為金僕姑。

孫夫人，是三國時代孫權的妹妹，性情剛烈勇猛、才華敏捷，頗有哥哥的風範，自幼喜歡習武練劍，連婢女都個個佩帶刀劍。劉備在荊州初建功業時，孫權為與劉備親善而將她嫁給劉備，也是一場因政治而結合的婚姻。後來劉備入蜀之後，孫夫人不願意跟隨，孫權便把她迎回江東。後來的小說家則將此事件與周瑜美人計相連結，讓整個事件多了更多的故事性。結果的失敗，讓徐媛對周瑜的計策提出強烈的質疑，認為周瑜的思考沒有大丈夫的雄心壯志。另一方面徐媛又肯定女子

<sup>115</sup> 《絡緯吟》卷八，頁 372。

<sup>116</sup> 《絡緯吟》卷八，頁 377。

<sup>117</sup> 《絡緯吟》卷八，頁 364-365。

的能力，用美人計替代千軍萬馬，一樣可以達到降城的目的。

徐媛與夫婿均有弔蜀孫夫人的詩作，因為他們在往雲南的途中，經蕪江遇孫夫人廟，兩人有感而發，並皆作序。范允臨序云：

……相傳夫人醮蜀歸吳，計無所復，舟次磯下遂自沉以死，邑人因其地祠焉。余感其事為詩弔之，得十絕句。<sup>118</sup>

徐媛的序則說：

……病起偶得螭磯志，讀之見備載蜀先主孫夫人始末，其中諸名家所作爛然。蓋悼夫人之失計歸吳，自沉淵死。集中灼灼有題，不容復贅。予獨陋夫人之死，誠識短於初，後媿反何益？亦有所感夫人之靈……<sup>119</sup>

范序只略說明孫夫人自沉經過，而徐序則加入個人的意見。徐媛認為名家所記孫夫人，皆悼孫夫人的失計而自沉淵死，但徐媛則認為，孫夫人的死，實在是因為這些識見短淺的人，一開始的想法就不合宜，等到失敗了才知理虧而愧對孫夫人、哀悼孫夫人，則於事何益？而一「陋」字，除輕視那些自以為是的短見之徒，也表達出對孫夫人淪為政治利益下的犧牲品的深深同情。

徐媛在〈弔蜀孫夫人〉<sup>120</sup>中說道：「神襟雄擅諸兄風，何期悞墮周郎策。憑陵三國勢縱橫，吳蜀交婚豈良適？」對因政治因素犧牲女性的一生幸福提出嚴厲的指責，但另一方面卻也認為女性能力有時反比男性更好，只是方法不盡相同。徐媛還在〈重弔孫夫人〉六首<sup>121</sup>，表達出她對孫夫人的看法：

#### 〈其五〉

列樹森森映蜃樓，珠簾暮捲海風秋，瀾迴碧漪千山合，坐擁刀環紫殿幽。

<sup>118</sup> 見范允臨《輸麥館集》卷一，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 101，北京，2000 年，頁 221。

<sup>119</sup> 《絡緯吟》卷三，頁 328。

<sup>120</sup> 《絡緯吟》卷三，頁 328。

<sup>121</sup> 《絡緯吟》卷八，頁 365。

〈其六〉

萬古傷心鎖碧湍，空餘衰草泣孤灘，相望蜀國深宮月，白帝城高起暮烟。

〈其五〉是對孫夫人的時空想像，孫夫人是習武之人，與傳統女性的形象大異，詩中便傳達出孫夫人的豪氣，雖是處在紫殿中卻是坐擁刀環。〈其六〉是對孫夫人的不捨，政治因素讓她身是蜀主的妻，心卻須留在吳地，身心處在極度的矛盾之中，就連萬古湍流不息的江水，與孤灘上的衰草都忍不住的傷心飲泣。徐媛還另有〈孫夫人頌〉<sup>122</sup>，說孫夫人若能跟隨劉邦，母儀天下，則將不會導致蜀漢的失敗，事過境遷，徐媛最終說「群雄崩裂，帝業頽湮，吳宮草莽，蜀地迷塵，孰是夫人，千載猶新。」男性世界你爭我奪的帝王之業，終了只剩下荒草塵燼，反而孫夫人卻以女子之姿而歷久彌新，永存人們心中。

在徐媛題詠的古代女性中，還有楊玉環與蘇小小，徐媛對她們較少有像前述幾位女子的強烈印象，〈楊玉環〉<sup>123</sup>五首中，敘述了楊貴妃的美貌善歌舞、承寵朝陽殿，後「橫惹胡塵入建章」，導致她「斷魂消盡荔枝香」，只是史實的紀錄。〈泛西湖經西陵弔蘇小小〉三首<sup>124</sup>，則是徐媛泛舟經西陵時的有感而發，對於蘇小小伊人痴等郎騎青驄馬前來赴松柏下的約，等到化作芳魂一縷，心仍是愁結：

〈其一〉

西陵風影澹輕陰，幽翠香寒墓草深。千古春堤杳油壁，只今何處問同心。

〈其三〉

風環水珮已無聲，誰跨青驄陌上行。一段芳魂渾似結，可憐松柏自青青。

徐媛對這幾位古代名女的書寫，可以見到徐媛對於女性的存在價值，已略具自覺並能肯定自我，也勇於對歷史上不公平的事件提出質疑與看法。

<sup>122</sup> 《絡緯吟》卷十一，頁 400。

<sup>123</sup> 《絡緯吟》卷八，頁 369。

<sup>124</sup> 《絡緯吟》卷八，頁 383。

## 二、歌舞伎

明末江南遊樂風氣十分盛行，徐媛在其詩作中也有所呈現。如在〈石城美人春遊曲〉<sup>125</sup>中，對於石城美人春遊的情形細膩描繪：

……官街五馬遙相逢，頻嘶玉勒步芳叢。朱旗畫鼓春烘烘，樓頭橫竹吟古龍。美人跌蕩飛鬟鬆，塗眉掃粉抹脂紅。金絲裙子緋色醲……寶髻尺五貫天中，鞋尖高簇蓮花峰，鶯嬌燕細語融融，佯嗔假慍將惱公。參差掩袂步從容，暗塵隨轂香濛濛。日色凭灣醉懶儂，歸家斜倒銀屏東，逗花風晚入簾櫳。盈輝翠燭光搖紅，一春常恨鳳樓空。

詩中對於城市中春色融融、熱鬧喧嘩景象，與美人裝飾的華麗與嬌羞的神態，呈現出一片太平盛世的繁華，但也反映出官場文化的腥色。在《娼妓史》的紀錄中，明代中葉以後，娼妓事業以南京為中心。<sup>126</sup>再加上晚明士子多樂於狎妓，多情浪漫，縱情酒食，在春暖花開時節，又遇美人盛裝打扮、佯嗔假慍逗弄，哪個男子不心醉而樂不思蜀，徒留閨中人守著華美空閨，所以詩人無奈說出「一春常恨鳳樓空」，明顯將閨中寂寞襯出。類似詩作還出現在〈石城暮〉<sup>127</sup>中的「……走馬章臺院院春，蝦蟆陵下雙雙女。老大蛾殘粉淚黃，油壁車闌枯鬢光。蘇小西陵松柏下，水珮寒敲暗夜霜。」南京的娼妓之盛可見一般。詩人關注到這些文人雅士流連娼樓的現象，卻似乎沒有太多個人情緒性的批判與質疑，僅著重陳述具體的事實。可能是因為時代風尚所致，且徐媛受性靈學說影響，對於這樣的風氣能以開放的態度視之，且徐媛自身對於自我價值十分肯定，不像傳統閨閣女子全然依賴丈夫，她的生活重心有文學、有知交、有信仰，且與范允臨在文藝創作上也頗能在靈犀相通，因此較少閨中怨婦的哀愁，而呈現出怨懟的語調。由女性視角看待士子狎妓的現象，客觀表達出空閨婦女心中的寂寞與心境，表現出良家閨秀在

<sup>125</sup> 《絡緯吟》卷三，頁 330-331。

<sup>126</sup> 見王書奴：《娼妓史》，台北：代表作國際圖書出版，2006年1月，頁 206。書中引用多人的記載，對於明中葉以後的娼妓文化有詳細的考察紀錄。

<sup>127</sup> 《絡緯吟》卷三，頁 324。

這個議題上的獨到眼光，是筆者認為徐媛與一般閨秀不同的地方之一。

如前所敘，晚明社會風尚重情愛遊樂，且性靈文學的流風讓文人士子更重視自身的情感慾望，真正向自己的心看齊，文人雅士間樂於宴遊吟詩、歌舞狎妓，徐媛家境優渥，丈夫又經常的舉辦詩會，處在江南文士的中心，且蓄有自家的戲班聲伎，范允臨作品集裡也有不少關於歌伎的篇章，徐媛也有機會參與這些文人間的唱和吟誦，因此出現描寫歌伎的題材並不意外。徐媛在詠歌伎或贈歌伎的詩篇裡，內容對女性身體的細膩描繪，如明眸、纖腰、皓腕、弓彎等等，在這類的作品中有具名的如：〈贈歌伎安卿〉、〈贈潘娘〉、〈贈琵琶衛娘二首〉、〈贈金卿雲〉、〈贈沈姬瓊樹〉以及一整組給當代名妓薛素素的〈贈薛素素五首〉等。

徐媛對名為安卿的歌伎似乎特別的欣賞，其詩作中有一首〈贈歌伎安卿〉<sup>128</sup>，詩序中說明與安卿的認識是一次春日寓居湖上，巧遇安卿以春歌相贈，徐媛則援筆寫了一首詩相贈以充纏頭：

紅顏麗娘髻雲掠。十八鬟垂光焯焯，恰移羅襪度香墀。自言曾入東家幕，亭亭仙珮下雲中……回眸倚笑千金顧，子夜歌聲春草露。若非初嫁汝南王，定是當年桃葉渡。含嬌含態思悠揚，一曲一聲總斷腸，變得新聲傳紫陌，巧來樹底引笙簧，今夕何夕重嬉游……

詩中對於安卿的美貌與歌喉頗多著墨，並對安卿的遭遇也頗有瞭解，可見徐媛與安卿頗有交情，可能徐媛曾多次請安卿參加她們的宴會或旅遊。在〈春日四弟招飲舟過虎丘同諸母席上偶成感懷似安卿娘子〉四首<sup>129</sup>，這次徐媛的四弟作東的宴會中，可能因場景相似，讓徐媛在席間想起安卿，更可作為徐媛與安卿交遊的證據。在〈其四〉中徐媛對安卿的身世孤寂再次提及，「琵琶聲咽鳥聲柔，日暮孤蓬何處投，莫怨絃歌引淒惻，幾將生事赴東流。」也可見徐媛對安卿是頗有憐惜之意的。

<sup>128</sup> 《絡緯吟》卷三，頁 339-340。

<sup>129</sup> 《絡緯吟》卷八，頁 385。

金卿雲是徐媛夫婦皆有贈答的歌伎，她應是錢塘的歌舞伎，且與徐媛一家似交往頗深或根本就是他們或親友的家伎，所以對於金卿雲的身世與願望較有瞭解。〈贈金卿雲〉<sup>130</sup>中說道：

錢塘松柏鬱層層，油壁輕車蘇小乘。笑結同心拾香草，更憐明月在西陵。

一個「笑」字，將平凡女子的基本權利，卻是歌伎不可求的奢望，如此無奈而令人感傷，這笑，是失望後的釋然，也是看透人生後的自我解嘲。徐媛對這些歌伎有著深刻的了解與體會，應是同樣身為女人，且徐媛與歌伎的往來站在一個對等的角度，沒有階級與性別的落差，所以更可見其內心深處的哀怨。

在〈贈潘娘〉<sup>131</sup>與〈贈琵琶衛娘〉<sup>132</sup>二首中，徐媛則極力寫潘娘與衛娘的容貌秀色：

春草媚春暉，晴光骨柳絲。華堂張綺席，佳客醉□□。婉轉洞音律，風流開笑頤。脩容驚洛媛，秀色逾明姬。纖腰鬪婀娜，桂履步逶迤。巧傾吳后繡，絕倒班妃辭。膏沐施玄鬢，鴉黃拂黛眉。膩粉分嬌面，蘭香散口脂。朝霞凝玉頰，素月映光儀。密帶鴛紋疊，輕衫皓腕施。博爐香篆結，瑤砌露花垂。流鶯啼□□，乳燕度差池。素女鳴朱瑟，青娥捧玉卮。梁園恣歡宴，日暮未云罷。

〈贈潘娘〉中，徐媛以一次宴會的描述，闡述潘娘的美麗容貌與身段姿態。在春暖風醺的一次筵席中，佳人巧笑開唱，美麗容顏比明妃更過，步履逶迤纖腰婀娜，這美妙連吳后繡、班妃辭都比不上，再加上佳人的巧粧，「玄鬢」、「黛眉」、「嬌面」……讓容貌更加突出亮麗，薄衫下的皓腕點起爐香，彈琴歌唱勸酒，園中的恣意歡樂饗宴，到了天將暮仍欲罷不能。而對琵琶專長的衛娘，徐媛則說：

<sup>130</sup> 《絡緯吟》卷八，頁 383。

<sup>131</sup> 《絡緯吟》卷五，頁 348。

<sup>132</sup> 《絡緯吟》卷八，頁 370。

〈其一〉

十五粧成學內家，衫單杏子鬢敲斜。娉婷獨抱雲和語，芍藥風前籠絳紗。

〈其二〉

雙蛾宛轉玉搔斜，錯落峯頭片片霞。嬌態恐教春萼妒，忍將一種似梨花。

徐媛著力描寫衛娘年輕的身體與嬌態，年方十五，雙眉婉轉眼神顧盼間引動髮上的玉搔，顯得嬌媚而楚楚動人，連春萼都將忌妒佳人的嬌態。徐媛對歌女的身體描述細膩，可見徐媛對女子美貌的喜愛與欣賞之意。

徐媛還有一組詩作用以描寫當代名伎薛素素。薛素素是北京名伎，允文允武，<sup>133</sup>除了姿態優雅，能書善畫，又善馳馬挾彈，可謂文武全才，這與江南名伎的嬌柔形象大異其趣，徐媛對她頗為激賞。徐媛可能是隨父、夫宦遊北京時認識薛素素的，當時薛素素名氣已響，徐媛寫了〈贈薛素素〉<sup>134</sup>五首：

連城聲價舊名姬，養紙芙蓉香粉奇。綵□揮雲誇濯錦，誰言蜀女擅稱詩。  
幽蘭九畹墨華淋，走馬章臺彈撲金。卻買輕車駕油壁，西陵松下結同心。  
雙彎嬌襯步蓮生，一束蠻腰舞掌輕。乍倚東風力不勝，素華纖霧月中盈。  
花神俠骨氣縱橫，學寫蠻粧向魏城。手把龍文談虎畧，胸羅十萬薛嵩兵。  
重開別院貯文君，寶絡千金換翠裙。非雨非雲香滿路，前身應是薛靈芸。

徐媛在詩中大方的表現出對這位一代名伎的欣賞之意，將她比做杭州名伎蘇小小、善詩文的唐代名伎薛濤、擁有一雙巧手的薛靈芸及擅戰的唐代大將薛仁貴。除了讚嘆薛素素的學識、繪畫才能及易於常人的軍事武略等才華，徐媛也寫了她的雙彎小腳、蠻腰和輕柔的體態，看起來就像是一個男性對鍾情女子的傾慕。雖然徐媛的閨閣身分與薛素素的名伎身份有所矛盾，但明末清初的江蘇是一個工商

<sup>133</sup> 參見王書奴：《娼妓史》，書中對薛素素有不少敘述。台北：代表作國際圖書出版，2006年1月，頁205。

<sup>134</sup> 《絡緯吟》卷八，頁370。



業十分發達的城市，城市的商業經濟帶來了極為發達的娛樂事業<sup>135</sup>，而伴隨著發達娛樂事業的往往就是開放的兩性觀念，且晚明文人邀名妓參加家中宴會已是常態<sup>136</sup>，甚至富裕家族的女性也可能自行邀請名伎到家中表演，這讓徐媛擁有許多與名伎的接觸機會，自然對名伎的身分不會排斥；且薛素素這樣多采多姿又富才情的女子，與徐媛這樣特異獨行、充滿矛盾的女子，在某些層面上的確會有惺惺相惜的情分，對於薛素素的愛護與欣賞自是理所當然。

另外，以贈美人、妓、麗人為題而未標示姓字，而描述女性美的作品還有很多，如卷三的〈聽美人鳴琴歌〉、卷四的〈詠妓〉、〈詠美人雨中觀荷〉二首、卷六的〈贈美人〉、卷七的〈贈麗人〉四首、卷八的〈戲贈歌妓三麗〉五首、〈贈美人 并序〉、〈見鄰舟美人戲成〉三首，至於卷七的〈游女〉二首，雖無法肯定這游女的身份是否屬於伎，但詩句一開始即以「美人」稱之，且其內容也是對其容貌姿態的描寫，或也可歸於此類。試看其中幾首：

〈其二〉弱體不勝秋，無聊支永晝。何處最關情，竹影搖清溜。

〈其四〉眉黛妒芳春，眼波橫秋月。婀娜步花叢，風來輕袂揭。<sup>137</sup>

雅調度新聲，歌珠散舞袖。妖姿宜巧笑，冶媚謾生春。舉袖香分席，凝眸態橫陳。既知非洛浦，何事有斯神。<sup>138</sup>

曙色影疎窗，朝花競日芳。鳥喧烏白樹，燕入鬱金堂。……薄涼侵蟬鬢，輕霧拂霞裳。襪冷纖彎怯，衫輕皓腕涼。披香出綺閣，鳴玉步蘭塘。遠山未橫黛，夫婿侍中郎。<sup>139</sup>

<sup>135</sup> 見王淑芬：〈明末清初蘇州城經濟與社會結構初探〉，《思與言》，（台北：思與言雜誌社 1995 年 1 月 33 卷第一期）頁 53，對於蘇州娛樂事業的昌盛有明確的考察。

<sup>136</sup> 見高彥頤：〈閩塾師-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江蘇：江蘇人民出版社 2005 年 1 月），頁 283。

<sup>137</sup> 見〈贈麗人〉四首，《絡緯吟》卷七，頁 356-357。

<sup>138</sup> 見〈詠妓〉，《絡緯吟》卷四，頁 341。

<sup>139</sup> 見〈贈美人〉，卷五：頁 349

卿卿美麗占南國，月擬精神花擬色。歌喉宛轉過行雲，曲裡珠璣應絃得。  
平陽歌舞推絕倫，爭似芳卿妙出群。一曲清商恰歡宴，纏頭親贈錦迴文。

140

由詩句中可窺見徐媛對女性身體欣賞的美感，她著重在纖腰、絲鬢、纖彎、柔步，尤其對女性柔弱的身軀體態格外認同，弱不禁風、清瘦的形象更在徐媛筆下屢次被提及，特別在一首題贈以瘦為特色的琵琶美人的詩序中，徐媛說道：「琵琶美人清瘦比梅花，賦此以贈，令梅精見之，不當移置雕闌碧檻耶。」<sup>141</sup>，將這位清瘦美人比梅花，連梅精都要感到羞赧而移置了。眼神、皓腕、體香這些明顯有著性別想像的語彙，是這些歌舞伎女賴以營生的技巧，呈現的是男性消費女性身體的狎妓現象，無怪乎徐媛的作品在當代屢起爭議。值得再提的是，徐媛以「一曲清商恰歡宴，纏頭親贈錦迴文。」<sup>142</sup>，以詩文作為酬贈歌曲的纏頭，據《娼妓史》的記載，晚明伎女的才藝出眾，多數能詩善文、琴棋書畫、歌舞樂器皆能，名伎也經常以文人雅士題贈的詩文題詠或書畫作品，來抬高自己的身價<sup>143</sup>。徐媛的這些作品成為晚明歌伎文化中，文藝伎女風尚的最佳寫照。

此外，徐媛還有一些詩題為詠宮人、宮詞的作品。無法確知徐媛是否真有入宮的經驗或與宮人深入交往的經歷，亦或這些作品只是徐媛聽說而有感而發，或從書籍中得知訊息而仿作。宮人這群龐大女性群體，歷來有不少的失意文士，用來借喻自己的不受君王青睞，徐媛對於這個傳統主題，以女性的視角再作陳述。  
〈詠宮人曉粧三首〉<sup>144</sup>，寫清早六宮佳麗紛紛晨起梳妝打扮：

〈其一〉

仙掌雲移日滿窗，六宮窺鏡寫鴉黃。紅酥茜粉融香頰，密刺花根引蝶狂。

<sup>140</sup> 見〈戲贈歌妓三麗五首·其五〉，卷八，頁361

<sup>141</sup> 見〈贈美人〉詩，《絡緯吟》卷八，頁381。

<sup>142</sup> 見〈戲贈歌妓三麗·其五〉，《絡緯吟》，頁361。

<sup>143</sup> 見王書奴：《娼妓史》，台北：代表作國際圖書出版，2006年1月，頁236-246。

<sup>144</sup> 《絡緯吟》卷八，頁362-363。

〈其二〉

規月雲梳合翅粧，七星珠珮九華璫。御前給得新龍腦，滲入羅襦襯體香。

華麗的裝飾，最後的「御前給得新龍腦，襯入羅襦襯體香。」身上的香味才是最重要的一環，這是挑起慾望的憑藉，而這一切的努力都是爲了那個高高在上的君王，以一個女性之口寫眾姬妾汲汲迎合之貌，是對這些特定婦女群的仔細觀察，也是同情，因爲這些婦女已經失去自我，只爲了那個一生或許根本不得一見的君王而活。另外的〈宮詞四首〉也提及了她對這些後宮佳麗「玄鬟碧黛爭扶輦」、「自獻君王白玉階」爭寵的現象；〈近宮詞四首〉中描述後宮的爾虞我詐、工於心計如「嬌女如花齊捧玉，酒觴先進鄭櫻桃。」鄭櫻桃據說就是個工於心計而受寵愛的名伶。身在後宮，除了喪失自我，要爲唯一的良人汲汲迎合，還得時時提防他人的算計，這是徐媛對於這群女性的觀照。

宮廷眾女的阿諛奉承，是身不得已的無奈，也間接反映出了後宮人心的險惡，因爲若無得寵則一生將在深宮中度過寂寥，〈宮怨〉六首<sup>145</sup>：

〈其一〉

月午庭梧秋露涼，漏深簾箔倒飛霜。重門合下葳蕤鑰，獨對終宵寶鴨香。

〈其五〉

脉脉深宮桂殿涼，阿嬌金屋夜飛霜。千金欲買相如賦，白首文君怨已長。

〈其六〉

六龍仙仗五雲翔，侍從繽紛列教坊。開著禁林絃管亮，班姬辭輦趙姬將。

將後宮的鬥爭血淋淋呈現，冷寂孤清的獨對終宵，心機用盡卻不見得能得君王青睞，而短暫的得寵，也隨時可能再被取代，徐媛銳利的眼光將後宮的現實鉅細靡遺的描寫，充滿了對這群女性處境的關懷與同情，還提出了一些頗具見地的看法。「千金欲買相如賦，白首文君怨已長」，文君相如的愛情故事流傳千古，相如哀哀怨怨盼君回心的「長門賦」，將棄婦的哀怨寫的淒淒楚楚，讓陳皇后與武帝

<sup>145</sup> 《絡緯吟》卷八，頁 364。

重歸於好，但是娶了文君之後，還想再納妾，雖然文君的「白頭吟」讓相如納妾的念頭就此打住，但是文君的怨仍是深長。徐媛在此寫出相如的矛盾，他洋洋灑灑寫出棄婦的哀怨，似乎對於棄婦有頗多的同情與關懷，當陳皇后千金買賦的同時，這位寫賦的相如，卻在自己飛黃騰達之際，忘了與己相依的糟糠妻，留下白首文君的哀怨。徐媛在此提出對於古代婚姻制度的質疑，一夫多妻的制度，讓多數女性必須喪失自我迎合「唯一的丈夫」，產生了女性間的猜疑嫉妒、工於心計；且不管爭寵的結果如何，還是產生了大量哀怨的女子，一些是爭寵失敗的姬妾，一些是色衰愛弛的棄婦。而想在這環境中脫離循環，要有高尚的情操與過人的智慧，如〈班婕妤〉詩作中的「高情不問羊車路，獨對寒燈自校書。」，徐媛讚美班婕妤的「高情」，不同流於爭寵的後宮鬥爭。這樣的說法似乎與傳統宮怨的自憐自艾的詩作，在內容上有了不同的看法與解讀。

由以上論述，可見徐媛從古代著名女性的事蹟中，發現女性的價值所在，也對自己有了更多的肯定與自信。而在徐媛針對歌舞伎女們的書寫中，發現她在女性身體的題材上，的確有不少的著力。部分學者<sup>146</sup>因此認為徐媛這些充滿性暗示的作品，可能是徐媛同性情誼的證據，筆者則認為，徐媛身為世家大族的長女，又嫁給了當代著名的文士，參加這些宴會是常有的事，氣度自然大方開朗，欣賞她們的優雅姿態與美麗容貌是再自然不過的事，心有所感筆之於書也是人之常情，若因此而說她有同性情懷似嫌太過了。且同身為女性，對於女性身體的描寫更顯細緻而精美，一些小細節都能仔細的描摩，而且她也不避諱的表現出她對女性軀體的喜愛與欣賞，若要因此說她可能有同性戀的傾向，倒不如說她因身為女性，更了解如何欣賞女體，且不吝惜的大方讚美，真是好氣度。

而在針對宮廷女性生活的描摹方面，徐媛從女性關懷的面向出發，細心觀察這群女性群體的共同生活方式，整天細心打扮自己以迎合君王的喜好，失去了自我，要不就是工於心計，爭取君王的寵愛，最終還是有大量的深宮怨婦存在。在此徐媛還提出了對於傳統婚姻制度的質疑，一夫多妻造成了大量的怨婦、棄婦，

---

<sup>146</sup>高彥頤於《閨塾師-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中就提出懷疑徐媛與陸卿子之間的曖昧關係，可能包含有兩性之間的身體吸引力。

無奈之中，如想擺脫這個命運加諸在女性身上的桎梏，不再依附無法確定的對象，那就必須在心靈上跨出閨闈，找到自己的存在價值，如班婕妤「獨對寒燈自校書」，就不必浮沉於你爭我奪之中。

### 第五節：嘆世歸隱、感仙悟道

明清時期的女性文人，晚年後皈依佛道的人數頗眾，喬玉鈺考察女詩人們的生平並將此現象略做整理歸類，發現女性源於婚姻不幸的原因出家的最多，其次針對女詩人的考察又發現了「才能妨命」的無奈，也是女詩人最終選擇皈依佛道的原因，如吳藻、汪端、關瑛等女作家，在皈依佛道之後，皆言自己將潛心於佛，不再從事筆耕的事情，甚至親手焚毀精心創作的作品。這些女作家在中晚年後反省自己的人生，將一切不幸歸咎於「才能妨命」，漂流文海成了漂流苦海，雖然這些女作家的自主性已較前朝加強，也對自己的文學才華很有自信，但在「女子無才便是德」的思想佔據主流地位的年代，身為才女仍須承受衛道人士的指責，認為她們好名而「不守婦道」，內心壓力可想而知，才女們只能藏身宗教尋求內心平靜與耳根清靜。<sup>147</sup>

另在曼素恩的研究中提到女性菁英的生命歷程，在大約五十歲時，她的身份可能由媳婦成為婆婆，由服侍別人成為被人服侍；在身體上，她即將進入或正處於更年期，在重視女性生育功能的傳統下，生育的終點似乎也等同於女性價值與存在的逝去，在這人生的轉捩點上，菁英婦女往往會退回私室持珠念經，朝向佛或道的精神境界。<sup>148</sup>在精神上、生理上、社會觀感上，女性面臨中年危機，除了

---

<sup>147</sup>見喬玉鈺：〈一生幾許傷心事，不向空門何處消--明清才女的皈依佛道之風〉，《古典文學知識》，2006年第二期，頁86-89。

<sup>148</sup> 相關論述見曼素恩：《蘭閨寶錄—晚明至盛清時的中國婦女》，（台北：左岸文化出版 2005年11月），第三章與第七章。

要適應身體的變化，在精神上要調適失去生育能力後的存在價值感，精英女性還要面臨才與德的天人交戰，與社會輿論所給予的壓力，所以，當面對人生中這重要轉捩點時，紛紛投向宗教的避風港。

徐媛身為晚明時期的著名作家，在其晚年也同樣走上宗教依託的道路，除了以上的可能原因之外，追溯徐媛一生的經歷，筆者認為摯友陸卿子與丈夫范允臨可說是徐媛入佛的推手。陸卿子很早便與其夫婿趙宦光隱居山林，將寒山經營成一個遠近馳名的文藝之山，徐媛曾多次造訪陸卿子的家，在其山莊中享受世外桃源的幽靜，隱士與世無爭的閒適，難免不知不覺受其影響，而對隱居山林有一種悠哉的想像。古代女人一生賴以為靠的丈夫，更是心靈思想的領航者，范允臨的仕途並不十分順遂，據《蘇州府志》記載，當時范允臨受命平定亂事，卻不僅未受封賞，反再被遷任福建，范允臨便決定辭官返家，歸隱於天台山。徐媛隨著夫婿宦遊江南江北、雲南，這一路艱辛困難，徐媛都能感同身受，對於夫婿在仕途的困窘情境，徐媛也頗有體會，因此丈夫的仕途不順，徐媛的思想也隨著產生變化，看盡宦海浮沉，走遍大江南北，遂興起了嘆世歸隱的想法。范允臨罷官隱居在明神宗萬曆三十六年，徐媛時年四十九歲，正好與曼素恩的分析相符合，因此范允臨的罷官決定，正好成為徐媛晚年潛心向佛的催化劑。

## 一、嘆世歸隱：

徐媛作品中，關於歸隱、悟道的題材不少，尤其以曲的形式作嘆世歸隱的內容，將曲的內容題材擴大，是徐媛在曲作藝術上的貢獻。徐媛初露山林之志，應是幾次與朋友在山莊中的閒適經驗所挑起，尤其與陸卿子為最，雖然與陸卿子往來的詩文中，有不少互相歌頌女體美與對對方文藝學識的稱美，但鍾惺說陸卿子與其夫婿隱居寒山，繡佛長齋，吟詠無間，可見陸卿子很早便禮佛修行，徐媛在〈飲趙夫人山莊〉<sup>149</sup>中提到：「……清齋無俗慮，芳樹有文禽。媿我迷津筏，多君高尚心……」可見這位閨中密友對徐媛在人生困頓、心靈惶惶之時，曾給徐媛

<sup>149</sup> 《絡緯吟》卷四，頁 346。

以安慰與方向，影響了徐媛的宗教傾向。另一首〈游徐氏山莊〉<sup>150</sup>：

秋空望望海雲連，落日村墟見塔懸。千疊芙蓉侵碧漢，一灣水月印心禪，  
秋風半老梧桐色，香霧平分橘柚烟。啼鳥夕陽行客倦，不妨下榻臥林泉。

這次遊徐氏山莊，應是徐媛出嫁且已隨夫宦遊一段日子之後，舟車勞頓的辛勞與漂泊，讓歸家的徐媛有所感悟，詩中已略見禪意，行客倦表達心境上的倦怠與對塵世的厭倦，何妨停下腳步，就隨意躺臥林泉還來的自在逍遙。因此，徐媛對歸隱山林、閒雲野鶴的生活是有所嚮往的，另一首〈寫懷〉<sup>151</sup>中，也展現出安適閒逸的生活情趣：

生平慕玄素，結想在煙霞。鳴琴坐幽石，閑情撫落花。飛鳥自來去，白雲  
任紛挐。內志既已適，浮沉安足嗟。

徐媛說他生平就嚮往隱者生活，想像在山林中與煙霞為伴，坐在石頭上彈琴取樂、悠閒的撫花弄草，飛鳥白雲自來自去，外在事物不會任意影響我的思緒，因為我的內心已經找到合適的位置，就不必去管塵世的浮沉！<sup>152</sup>

內心原就有歸隱之意，若再遇生活的挫折失敗，就更加深歸隱的動機，丈夫仕途的浮沉，在最終徹底醒悟不再留戀而決定回鄉退隱，徐媛與夫婿在返回蘇州的路途中或之後完成的作品，就出現了感嘆世情的無奈之聲，如〈客舍獨坐〉四首<sup>153</sup>：

〈其三〉欲視眼前果，須知宿有因。若明我即我，從他身外身。

〈其四〉楚地固多士，中知晉乏材。賢哉吳季子，聞樂辨興衰。

<sup>150</sup> 《絡緯吟》卷六，頁 351。

<sup>151</sup> 《絡緯吟》卷四，頁 347。

<sup>152</sup> 以上所列〈寫懷〉詩可能非徐媛晚年的作品，但因已呈現出她的宗教觀雛形，故選列之。

<sup>153</sup> 見《絡緯吟》卷七，《四庫未收書輯刊》第柒輯 16，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年，頁 358。

對於因果循環，佛學禪意似已有所領會。但又引用了楚材晉用的典故，喻夫婿的不得志，對君王的識人未明似有所微詞。一方面以因果論安撫受挫的靈魂，一方面歸咎昏庸的國君，在參禪的道路上，徐媛尚未得到真正的放下。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徐媛用曲的形式寫嘆世歸隱的人生感懷，將晚明女曲家的香奩閨思題材給擴大，是徐媛對女性曲史的貢獻之一。<sup>154</sup>〈桂枝香·寒夜書愁〉<sup>155</sup>三首中，徐媛將她在雲南的心路歷程娓娓道出：

〈其一〉清霜點嶠，玄雲天老，四野來鷺管聲繁，寒堞上漏籌頻報，聽簾鈴逗風，聽簾鈴逗風，恍一似舊日笙歌雅調，更添我迴腸縈繞，轉眼總虛飄，池館人歸後，朱門氣寂寥。

〈其二〉寒風嶮峭，黃沙捲草，瑤天凍碎墮瓊芳，九微爐博爐煙渺，正嚴威勢侵，正嚴威勢侵，耽沉痾倩誰相告，著冷暖有誰相勞，空自旅魂銷，泣盡燈前淚，家園已棘蒿。

〈其三〉俗情已掃，生緣未了，沒來由兩字功名，縈絆我一生潦倒，看澄月印潭，看澄月印潭，恰一似重昏夜曉，何日遂皈依真誥，及早去脫塵囂。回首青山近，仙娃拂袖招。

這組曲作，應是徐媛隨夫婿準備由雲南回家鄉時，回首在雲南的日子，心有戚戚遂有感而發的作品。〈其一〉寫到雲南的日子，城上矮牆漏聲頻傳，簾上的鈴因風吹動發出聲響，恍惚似舊日的笙歌，讓人更添思鄉愁腸，轉眼人去樓空只剩寂寥。〈其二〉則是詩人遠離家鄉，生病或冷暖無人探視看照，這令人黯然銷魂的別離，讓詩人孤單的在燈前流淚，而故鄉家園不知近況如何？隨著〈其一〉與〈其二〉的鋪陳，〈其三〉一首更道盡詩人的無奈與對人生的澈悟。科舉時代，女性與功名是無緣的，但詩人卻發出「功名兩字，縈絆我一生潦倒」這樣的慨歎，實

<sup>154</sup> 見王莉芳、趙義山：〈晚明女曲家徐媛初論〉，《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年7月，第四期，頁95。

<sup>155</sup> 《絡緯吟》卷十，頁388-389。



在是因爲宦遊之累與離鄉之苦，可這一切的犧牲確似乎沒有得到相應的回報，隨著夫婿的罷官，詩人在心裡也不免怨懟，但念頭一轉，看澄月倒映潭面，讓潭面如從昏暗的夜晚接受到曉光的明亮，不自覺的讓詩人也想著要及早脫去塵俗，皈依佛陀，進入另一精神境界，與仙佛接近。詩人在此已明確表現出她將以佛教爲精神寄託，與喬玉鈺在〈一生幾許傷心事，不向空門何處消--明清才女的皈依佛道之風〉中的分析相同。<sup>156</sup>

在另一篇套曲作品〈感懷追逝南北調一套連尾〉十首中，徐媛將她對世情的領會與對歸隱生活的想像，表現的更加明確清晰，開頭即說：<sup>157</sup>

〈北新水令〉一番塵話夢栩栩，空勞了半生心跡。當日個帝城春色滿，今日個故國冷烟迷。浮名似片瓦飛飛，浮名似片瓦飛飛，怎如那巢雲的伴孤松，在萬山深處。

這半生的浮名似夢一場，昔日帝城春色，今日故國冷烟，這強烈的對比也同時比出了徐媛一家的現況，徐媛心裡是有著激憤不平的。隨後徐媛用〈南步步嬌〉與〈北桂折令〉，娓娓訴說世間無公理是非、黑白顛倒，有暗指因黨爭而造成范允臨無端受累的喟嘆，再以〈南江兒水〉自我解嘲：

休問君平技，休吟澤畔詩，大都來五行已註生前事，勤王的不把黃金鑄，負薪的何處投知己，總是一場兒戲，到不如去飲炭吞冰，跣足狎狂塵市。

說生前事早已注定，真該去瀟灑自在的遊戲人間一場便罷！接著徐媛追懷往事，以〈北鴈兒落帶得勝令〉、〈南僂僂令〉、〈北望江南〉，想當初在江南的繡戶文楣，

<sup>156</sup> 見喬玉鈺：〈一生幾許傷心事，不向空門何處消--明清才女的皈依佛道之風〉，《古典文學知識》，2006年第二期，頁88、89。喬玉鈺分析明清才女以皈依佛教爲多，原因爲明清時代的「女冠類娼」說法，及佛教「人生無常、一切皆苦」、「報應」的論點，與明清才女的現實生活相映照(才德妨命)，且「因果來世」的說法讓才女們將今世無法完成的夢想，寄託在來世，因此，皈依佛教的才女在數量上與從道者多。

<sup>157</sup> 《絡緯吟》卷十，頁389-390。

閨中生活閒適安逸，又「畫堂春晝暖樂庭幃」，誰知道「人去會無期」，令今日想來讓詩人「徃勞我神呆意痴呀，一重提一重心醉。」、「淚灑灑痛伊，這的是斷腸深處嶺猿悲。」。

終徐媛轉以〈南園林好〉、〈北沽美酒帶太平令〉寫隱逸生活的想像，幽居山林、挈老奕棋，烹茶觀魚，黃塵的紛亂再不上我僧衣雙袖，安閒逍遙，生活恬淡自適。末了，〈尾聲〉裡徐媛說道：

〈尾聲〉蠅頭蝸角誠虛器，瓦沈上黃梁一覺起，從今後門鎖蒼苔護紫泥。

微不足道的名利，是空虛的東西，就好像黃梁一夢，醒來是虛無。這整套作品宛如徐媛半生來心路歷程的描繪，明顯可看出她心境上的轉變。徐媛晚年參禪的道路上，夫婿仕途的失意對她的思想的確起了很大的影響，讓她的出世思想更加彰顯。

## 二、感仙悟道：

人生過半，喜怒哀樂遍嚐，面對人生中許多的無奈與生離死別的哀愁，需要為生命尋得一個心靈的出口。惟有內心真正放下俗世的繁瑣，精神上追求另一層次的提升，才能在生命的轉折處處之泰然，徐媛的晚年精神依託在宗教，保留了不少感仙悟道的作品。江淹〈別賦〉說道「黯然而消魂者，惟別而已矣！」<sup>158</sup>生時的別離已經痛斷人腸，更何況是死別。徐媛與父母之情深刻，父母相繼於二年內死去，徐媛悲痛莫名，對於人生中的死別聚散，遲遲無法釋懷，因此轉而向宗教尋求慰藉，徐媛的作品中有兩篇關於宗教的作品〈夢中聞亡親栽蓮感大士作〉<sup>159</sup>

<sup>158</sup> 見江淹：〈別賦〉，收於梁蕭統撰，唐李善注：《昭明文選》卷十六，台北：文化圖書公司，1973年1月1日再版，頁221。

<sup>159</sup> 《絡緯吟》卷七，頁358-359。

及〈大士頌〉<sup>160</sup>皆是因其已故父母而作，讀來備感徐媛失親之痛與宗教給人的澄靜力量，徐媛的悲傷因為觀音大士的安撫而得到心靈的出口。佛教教義認為人死後精神不滅，對於親人的逝去深感悲慟的徐媛，在觀音大士<sup>161</sup>的引航下，因為相信父母已受度化而讓心靈得到安慰，在〈夢中聞亡親栽蓮感大士作〉五首中，她說道：

〈其一〉夢覺緣知夢，身存復見身。蓮花生淨土，度我百年親。

〈其二〉生親以故親，忽接夢來神。世界非世界，端坐是何人。

〈其三〉至理不分二，水在月中盆。魄伏水自靜，水定魄還反。

〈其四〉真觀非自觀，禪定復觀禪。但作禪觀義，空觀是法觀。

〈其五〉苦海成航海，靈空本係空，偶因空外想，空外竟無窮。

死別一場如夢，相信來生讓人在面對死亡時可以較為坦然，亡故的父母在大士的接引下，去到西方極樂世界，那裡沒有人生的苦練而更加令人嚮往，因此死亡不是生命的終結，而是另一個不同生命形式的開始，所以當徐媛做了這個亡親在大士的接引下栽種蓮花的夢境之後，感於大士的慈悲而有此作以抒發內心感懷與對禪的領悟。除了這五首絕句與〈大士頌〉外，徐媛對大士的頌揚作品在第十一卷還保存有〈復作大士頌〉二篇頌詞，歌頌大士的慈悲與神聖法相，如其中的〈又大士頌〉<sup>162</sup>：

淨聖身，慈悲態，足底蓮花觀自在。尋聲救苦阿鼻開，清涼寶筏金航載。

一切火宅與刀山，轉眼便是玻璃界。圓通徧滿天地間，種種妙法獲脫解。

所遇同歸極樂土，念念西方無罣礙。

頌詞中對觀音菩薩的救苦救難形象與無罣礙的西方極樂世界的讚揚，看得出徐媛

<sup>160</sup> 《絡緯吟》卷十一，頁 398-399。

<sup>161</sup> 曼素恩在《蘭閨寶錄—晚明至盛清時的中國婦女》中的第七章「虔信」中，將觀世音菩薩與明清時代中國婦女的生命歷程連結的關係作深入的考察，其中不難發現觀音在女性的心中的確具有很大的影響力。台北：左岸文化出版 2005 年 11 月，頁 352-360。

<sup>162</sup> 《絡緯吟》卷十，頁 399。

此時對於宗教已十分虔敬。

此外在〈行清溪洞有感〉三首中提到「六劫塵中度歲華，三途苦海寄生涯。若從心境窺塵境，無碍心中見佛牙。」明確透露了她的宗教觀。另在曲作〈啄木兒·感悟遊仙〉<sup>163</sup>也有她對佛學的領悟：

〈其一〉風雲態，幻世情，蒼狗白衣履變更。識得破是我根牙，早還個本來心性。瑤琴懶把危弦整，茗華聲杳禪心靜，好向貝葉翻經月下聞。

〈其三〉花稍露，水面痕，逐浪掀風不耐禁，人世上日老了愁人，日輪中何必去追輪，一朝勢竭黃金盡，茂陵楓柘蕭疎冷，總有轉日的威稜難挽寸陰。

〈其四〉空王影，法相身，寶月華鬢夙有因，滴甘露布灑醍醐，搗松根與雕飯同蒸，花生琪樹婆娑景，冰輪宛轉璇宮淨，更有那天鼓仙韶一派生。

這些作品當是徐媛與夫婿隱居天平山，皈依佛門後的作品，詩人看破塵世，透露出了一種世事無常、人生無定之感概，任何紛爭、追逐在詩人此刻的心裡都無意義，詩人此時在沉靜的心境下，翻經修佛學禪，是自我表白也是勸解他人。<sup>164</sup>此種沉靜淺淡、又具禪意的作品，非經一翻風浪終歸平靜的人生體驗，才得有此境界。

人世浮沉數十載，幼年時期的養尊處優，出嫁之後與夫婿的分離閨思，隨夫宦遊的家鄉之思，父母子女的死亡別離。在經過一遭人生閱歷之後，人總在晚年會真正的悟透，看清事情的真相而歸於心靈的平靜，停止俗世間的追索，繼而在宗教的領域裡求得另一個存在，徐媛尋找的生命出口就是佛教，在大士的引領下，徐媛晚期的作品呈現出的是恬淡自適、沉靜安祥，生命晚期得以隨心所欲、

<sup>163</sup> 《絡緯吟 389》卷十，頁 389。

<sup>164</sup> 參見王莉芳、趙義山：〈晚明女曲家徐媛初論〉，《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年7月，第四期，頁94。

在宗教的撫慰下過著平靜的生活，是身為晚明前期女作家的福分，因為繼徐陸之後的晚明女作家幾乎都需要面對國破的動盪時期，生活自是顛沛。